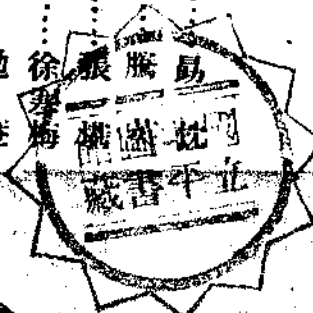


幽燕

目錄

土耳其之復興	易
希忒拉秉政後之德國	張
要文藝幹麼?	張
荷英	徐
風流子(無題)	勉
集日	佛
詩人的太太	希
鬼	誠
遊子吟	子
寄C君	宇
飛機場拾零	仲
作家筆名錄	質



本刊啓事

本刊稿費自本期起每月分兩次核實照發
投稿諸君寓居本城者請於每月五日至十
日及二十五日至三十日直接向振興里本
社領取其寓居外埠者由本社於本刊出版
後郵奉特此聲明

土耳其之復興

勗忱

在十五六世紀中，土耳其本爲一強大帝國，開國逾數世紀，屬地跨三大洲，舉凡小亞細亞，阿拉伯，高加索，東南歐洲，以及北部非洲各地，無不在其版圖之內，文治武功，可稱極盛，歐洲列強，皆與以重視。而自十六世紀中葉，彼邦令主蘇利曼大帝 (Solyman The Magnificent) 逝世以後，前此「泱泱大國」之土耳其，竟然日趨于衰敗，失地喪師，民窮財盡，尤其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葉時代，所謂近東外交史者，祇不過歐洲列強任意處分此垂死人產業之紀載而已。土耳其國既危急如此，革命運動乃從而發生矣。

一八七六年土皇亞伯都哈密德第二 (Abdul Hamid II) 即位，彼在位期間比較長久，而論其爲人，則最專制謬妄，以言內政則紊亂不堪，以言外交，則喪權失土，總計十九世紀中土耳其所失領土，有希臘，羅馬尼亞，塞爾維亞，與門的內哥羅之獨立，布加利亞與東羅馬尼亞之自治，高加索一帶與北部黑海沿岸之見併於俄，阿爾及爾與突尼斯之被奪於法，埃及與地中海大小各島之控制於英。在此種環境之下，青年土耳其黨，遂以出現。

青年土耳其黨 (Young Turk Party) 一名統一進步委

土耳其之復興

員會 (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導源頗早，而其發達與激動，則爲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期之事。此黨主要政綱在將土耳其帝國改造爲近代式之歐洲國家，成立議會制之憲法，以爲土皇政府之監督，而於皇統之存廢，則不甚措意。一九〇八年七月二十三日，該黨舉事於薩隆尼加 (Salonica) 以安佛爾 (Enver) 爲首領，正式宣告革命。哈密德第二見勢不好，接受青年黨人之一切要求，而承諾改革內政。但哈密德第二毫無誠意，一九〇九年四月十三日，反革命運動正式爆發於君士坦丁堡，於是青年黨人不得已用武力佔領君士坦丁堡，同月二十七日奧托曼國會開會廢黜哈密德第二，而改立其弟爲土皇，是爲穆罕默德第五 (Mohammed V) 自此以後，新政府政權，遂入青年黨人之手。

青年黨人抱改革庶政，恢復國權之宏願雄圖，誠多熱心有志之士，故于推行憲政，改良軍備，統一內部強硬對外諸端，均曾有相當之努力，不過語其結果，則是力不逮志者居多，或因實力未充，或因操之過急，遂至歐洲列強虎視於外，耶教人民，不安於內，而終不能脫土耳其於分崩離析之範圍。彼等實行憲政，改良軍備，並爲統一部內

起見，主張全國土耳其化，甚至鼓吹大土耳其主義與大同教主義（Pan-Turkism and Pan-Islamism）青年黨人謀增殖回教民族於馬其頓，而使巴爾幹全部耶教民族爲此大起反感。其對外政策，雖在設法恢復國權，但歐洲列強豈能容此？於是一九〇八年十月五日即有布加利亞之宣布獨立，同月七日，又有奧大利之合併波赫二州，同月十二日更有克利特之要求與希臘聯合爲一，至一九一一年，又有爲托黎波里而起之意大利戰爭，至一九一二年，又有爲馬其頓問題而起之巴爾幹戰爭，擾攘紛紜，後先相望，直至歐洲大戰爆發之前一年，始得暫告結束。

歐戰爆發，土耳其參加德奧方面，大戰告終，協約勝而同盟敗。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土皇派代表與協約各國代表簽定對土和約於巴黎西南之塞佛爾，於是列強純以侵略爲目的之塞佛爾條約，遂公然成立。依該約，土耳其所喪失之領土與權利，直不可以數計，列強對土之侵略，至此已極。幸而早在一年以前，新土耳其首領凱末爾（Mustapha Kemal Pasha）痛於國事之日非，即在小亞細亞組織土耳其國民黨，努力進行革命，對外抵抗列強之進攻，對內攻擊政府之賣國進行不懈，年復一年，勢力大盛，然後塞佛爾條約，乃不能見諸實行，而土耳其終得免於亡國之禍。

土耳其第二次革命運動之領導者，爲土耳其國民黨，而土耳其國民黨之主腦，則爲凱末爾一人。彼乃一天生領袖人才，精力過人，意志堅定，於二十二歲左右，由軍事大學畢業，出任陸軍大尉，從此時起，彼即獻身於土耳其之革命運動。一九〇八年七月，青年土耳其黨革命，凱末

爾躬與其事，有所盡力，不過革命後，由安佛爾掌握政權，而凱末爾之意見，恰恰與之不合，故彼隨即卸去政治上之職務，暫以一陸軍軍官自居。當歐洲大戰發生之初，凱末爾力言不當捲入漩渦，未蒙採納，參戰後，彼被派防守韃靼尼爾海峽，屢戰有功。

一九一八年底土耳其與各國休戰條條（瑪德洛休戰條約（The Armistice of Mudros））既成，凱末爾歸自前敵，急欲與舉國上下共謀國權之捍衛，而不料彼時之君士坦丁堡政府當局，固絕不足以語者，不久，凱末爾被貶爲小亞細亞東部爾查倫州之一小鎮守使，既至爾查倫以後，旋即努力於練兵與組織黨兩項重要工作之進行。關於組織方面，土耳其已成團體，前此原有青年土耳其黨一種，但自參戰以來，該黨直同強弩之末，今欲担当大任，惟有出於另行組織之一途，因此閱時不久，遂有土耳其國民黨者，應此需要而產生矣。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九日該黨開兩次大會，宣言以捍衛整個之土耳其，反對割讓國土爲其主要目的，全土耳其人士均聞而歸心。

一九一九年十月土耳其舉行選舉，國民黨大得勝利，佔新議會之大多數。一九二〇年一月，新議會開會于君士坦丁堡，是月二十八日，由國民黨提出一項重要議案，全場一致通過，此即爲土耳其復興史上最有名之國民公約，其內容大致有贊成民族自決，保持君士坦丁堡與馬摩拉海之安全，保護少數民族，並反抗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

土耳其新議會通過之國民公約，在列強帝國主義者，

認爲不能忍受，英國以協約國名義，派軍逕入君士坦丁堡，一面要求嚴懲國民黨，一面逮捕著名國民黨議員數人以去。土皇爲博得列強歡心起見，更發表一敕令，正式宣告國民黨爲叛逆，剝奪其一切權利。但在他方面，凱末爾等亦正式宣告不承認君士坦丁堡政府對土耳其有任何主權，兩方遂正式破裂。土耳其國民黨於安哥拉招集國民議會，旋即議定根本組織法二十三條，成立一有名之革命的國民議會政府，根據該法，立法行政各項大權，均集于國民議會之一身。

革命政府成立後之最大使命，當然不外實行國民公約，力謀捍衛國權，因此，彼等於同年六月七日與翌年一月三十日，有兩次對外宣言發表。六月七日，彼等宣稱在協約各國聯合控制下之土皇政府，種種設施，均違民意，決不能認爲自由有效。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日凱末爾正式通告國內外，宣稱安哥拉之國民議會政府，爲土耳其之唯一政府。

一九二〇年秋間，土耳其國民軍與脫離土耳其而獨立之亞美尼亞民主國，發生衝突，亞美尼亞兵敗，退處於外高加索之西南部，爾，特，比，溫四州，暨新近收回之加斯地帶，則全歸於土耳其，安哥拉政府，可謂完全勝利。

一九二一年一月，憑藉英國後援而進略小亞細亞之希臘軍隊，又在愛斯基賽爾附近失利，塞佛爾條約實際推行之希望，愈爲渺茫，於是英國大爲焦慮，轉會同法意日各國代表招請土耳其與希臘之代表會議於倫敦，準備修改塞佛爾條約之過甚者，卒以兩方意見相距過遠，會議無結果

土耳其之復興

而散。

當倫敦會議中希土代表正在爭執之時，而俄土方面適有磋商條約之事，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俄土協約成立，其要點爲恢復邦交，廢除俄土間不平等條約，俄國歸還一八七八年由土割取之領土，兩方締結友好關係，相互間不取任何敵對行爲。俄國並允以軍械軍需各項，秘密援助土耳其之國民軍，此項援助，甚關重要，其後希土大戰，安哥拉政府之能獲得最後勝利，是即爲一有力之原因。

一九一九年末，法政府進兵土耳其，思欲侵佔小亞細亞，與土耳其國民軍發生戰爭，至一九二〇年十月間，法軍仍無勝利之望，戰爭陷于停頓，法國趨向于議和。至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日，兩國在安哥拉正式締結法土協定，其重要之點爲法國承認安哥拉政府爲土耳其之宗主政府，法國撤退西利亞之軍隊，以其佔領部分交還于土耳其，公平劃定土耳其與敘利亞之疆界，土耳其在報達鐵路有運輸軍隊之權利，將來在近東會議中安哥拉政府對於斯密納與慈拉斯之要求，法國承認與以援助。法國撤退西利亞之駐軍使英國傀儡之希臘，在小亞細亞之軍事陷于孤立。法土協定單獨成立，使前此英法一致對土之外交聯合，正式宣告破裂。

俄土條約與法土協定，爲安哥拉政府外交上之兩大勝利，但除此以外，彼尙與其他數國恢復國交，如阿富汗，意大利，高加索，烏克蘭諸國皆是。

一九二一年二三月間倫敦會議失敗。三月十六日俄土締結條約，土得俄助，聲勢較前益張，九月間，希土發生

戰，結果希軍失利，一月以後，法土協定告成，希軍完全孤立，更有不能支持之勢，表示傾向和議，英法意三國外交，當局有鑒於此，遂於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開正式會議於巴黎。

在此次會議中，列強自謂力衷讓步，以恢復土耳其在小亞細亞之完全主權與希臘軍隊之平和撤退爲主旨，作成公平之提議，勸告希土兩國休戰，對於塞佛爾條約，亦有相當之更張。希臘首先表示大體承認，君士坦丁堡政府亦復表示贊成，而不料革命的安哥拉政府則堅持非希臘軍隊立即退出小亞細亞，決不能有從容議和之舉，而希臘不肯即時撤兵，於是希土戰事，又繼續數年，幾度調和，均歸無效。

溯自土耳其革命政府於一九二〇年四月成立於安哥拉後，即已具有獨立自主之規模。自彼時起，彼等對於歐洲列強，若意若俄，若法，均極力因利乘便，設法與之恢復邦交，以圖樹立外交上之優勢，獨有英國與其傀儡希臘，對於近東利益，絕不放鬆，幾無磋商之餘地，遂使安哥拉政府不得不始終以武力相待。土與希臘大戰三年，計其開戰之初，土耳其國民軍倉猝召集，羽毛未豐，而希臘則以素有訓練之師，加以英國海軍之助，故其形勢甚爲優越，不過開戰既久，則形勢轉有不利于希臘者。在希臘自身，征戰連年，財用不繼，師徒遠出，更有久戍思歸之意。至在外交方面，則尤多失策之處，既叢怨于意，失敗于法，不得于俄，而在希臘所視爲唯一靠山之大英帝國，此時亦苦于事變紛乘，無力兼顧，如對俄，對德，對法之糾紛，

以及其殖民地或保護地如印度，埃及，阿富汗等處回教徒之叛亂，均足以牽掣彼之行動，使彼不能長對希臘與以積極之援助。然而反觀土耳其方面，則彼盡力於外交，收得相當之效果，一九二一年三月至十月間，意土諒解，俄土條約，法土協定，先後成立，或則多方援助，使國民軍實力日充，或則撤退駐軍，使希臘軍形成孤立，於是以外交勝利之結果，而軍事上之勝利，亦即水到渠成矣。一九二二年八九月間，希土一場惡戰，希臘軍大敗而逃，斯密那終於不守，自是以後土耳其在小亞細亞之主權，到底金甌無缺，而且在希臘之後台，顯然尚有一大英帝國隨同失敗，則此次土耳其之勝利，乃更有足稱者。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英法意三國向安哥拉政府提議希土兩國正式休戰，十月三日英法意三國司令與希土兩國代表，會集于瑪丹尼亞，舉行休戰會議，十月十一日締結瑪丹尼亞休戰條約，其要點爲希軍退出東慈拉斯。在距此四年前，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土耳其亦曾簽字一項瑪德洛休戰條約，然而後者爲戰敗求和，而前者則爲戰勝訂約，兩種地位，大有分別。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各關係國集會于瑞士之洛桑，到會者有英，法，意，美，日，俄，土，希，布，羅，以及南斯拉夫各國代表。因土耳其與各國意見衝突，會議于二月四日正式破裂。至四月二十三日洛桑會議復活，與會各國，幾經磋商，始得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成立洛桑和約 (Treaty of Lausanne) 而前之塞佛爾條約，即無形作廢矣。此約之要點爲：

(一)關於疆界，在亞洲方面，斯密那完全收回，亞美尼亞諸州仍爲新土耳其之一部分。至於阿拉伯，敘利亞，美索波大米亞，等處，雖然不復爲土耳其之領土，但各該地人民原屬異民族佔大多數，不在國民公約所指範圍之內，而在從前土耳其帝國內最重要與最土耳其化之小亞細亞，却能全部保有，依然不損一城一池，此自塞佛爾條約時代言之，實爲萬不及料。在歐洲方面，君士坦丁堡，仍歸土耳其有完全主權，而且東慈拉斯地方及其大城亞得里亞堡，亦從希臘奪回，恢復戰前原狀。竭列強政治家，外交家，軍事家之野心與武力，自數世紀來即欲將土耳其逐出歐洲以外，究竟未能如願以償。

(二)關於各種特權，如外人郵局，領事裁判權，關稅協定制，莫不一律取消。至於塞佛爾條約中一切苛刻之組織，如監督財政，監督軍事之各種委員會，當然更無存在之餘地。所有前此事事不自由，事事不獨立之奇恥大辱，登時一洗而盡，一掃而空，以土耳其在洛桑會議中之收穫而言，此當爲其最光榮，最痛快，最重要之成績。

土耳其國民黨之革命，實同時含有對內對外兩種重大意義。關於對外方面，土耳其之重大成績，已略述如上，吾人試一注目於土耳其內部之革新。

當一九二〇年四月，安哥拉之國民議會政府成立之際，彼等之態度，已經十分堅決，以言對外，必須反抗帝國主義，以言對內，必須推翻土皇政府。當一九二二年洛桑會議尚未開幕以前，土耳其尚有兩政府存在，一屬舊有，在君士坦丁堡，素爲列強利用之傀儡，一屬新建，在安哥拉

，即爲新土耳其民衆擁護之中心。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國民議會通過兩項重要議案如次：(一)君士坦丁堡之蘇丹(回皇)統治權，斷然否認。(二)回教主一職，仍由奧斯曼皇室世襲。於是前蘇丹穆罕默德第六(Mohammed VI)乃不復能安居君士坦丁堡，祇得于同月十七日倉皇出走，土皇政府，至是完全終結。同月十八日，國民議會選出前蘇丹亞伯都亞齊士(Abdul Aziz)之次子亞伯都麥齊德愛凡第(Abdul mejid Effendi)，繼任爲回教之主。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洛桑和約簽字，八月二十三日，土耳其國民議會予以批准。同年十月十三日，安哥拉國民議會決定安哥拉爲土耳其之新都，關於國體問題，一九二三年十月五日由國民議會中之國民黨黨員提議宣布土耳其爲民主共和國，同月二十九日，即正式成立下列兩項極關重要之議案：

(一)土耳其從今爲民主國，以回教爲宗教，土耳其文爲法定文字。土耳其民主國之總統，爲全國行政首長，由國民議會經議員中選出，任期四年，與國民議會議員之任期相同。總統有主席於國民議會與內閣會議之權。內閣總理與各部總長，俱從國民議會議員中遴選，但前者遴選之權屬於總統，後者屬於總理。此等人選自擇定後，經由國民議會通過。倘值議會休假期間，則此項手續，可待至下次開會時補行之。

(二)莫士達華凱末爾，爲物望所歸，以一百九十六票對一票之絕對多數，當選爲土耳其民主國第二任大總統。土耳其自建國以來，一向即歸蘇丹統治，蘇丹在一方

而爲奧托愛曼國之皇帝，而同時又爲全世界回教徒之教主。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土耳其國民議會宣布廢去蘇丹政治，實行政教分離之辦法。一般回教徒對此不滿，形勢頗現不安。此時安哥拉政府因爲一則土耳其已改爲民主國，對教主制度，本已視若贅疣，二則鑒于反動勢力漸漸抬頭，誠恐以後將不可制，所以極感覺有作進一步處置之必要。至一九二四年三月三日，國民議會決定實行廢止回教教主，並通告回教教主愛凡弟離去土耳其國土，至於教主所住宮殿，概歸政府沒收，其私產則限一年內派出代表清理，餘如前此穆罕默德第二時代模倣基督教會所設下之回教司教，當然連帶取消，而且現內閣中爲處理宗教事件所特設之宗教部，亦復從此廢去，而另外召集中央或地方之回教會議，以處理各項隨時發生之宗教事務。於是回教之於土耳其，即從此世俗化，無復前此束縛思想，助長陋習之患矣。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土耳其國民議會更頒布新憲法，依據此憲法，解散議會與舉行新選舉之權，概屬諸議會自身。總統由議會中推選，任期與議員之長短相同，對議會議決案之否決權甚小，普通議案之由議會以法定手續通過者，總統須于十日內公布之，至關於基本法規法律，以及預算案，總統有咨送議會覆議之權，但須聲明所以咨請覆議之理由。倘議會將此議案重行通過。總統即不能不公布施行。此外關於選舉方面。亦有若干規定。按照一九〇八年舊憲法。每議員一名係從五萬男子中選出，現因異民族離叛之結果，人口較前大減，乃改爲每二萬男子中即可選出議員一名，又按舊法，男子須年逾二十一歲者。

方有選舉權，現改爲十八歲，而被選舉之年齡，則定爲三十歲。現任官吏。非先辭去各該職務不得當選，軍官在其駐轄境內亦無被選舉權，不識土耳其文者，一概無被舉爲議員之資格。

表面上國民議會乃土耳其之最高權力機關，一切大柄，悉歸掌握。然而有一巧妙方法，竟可使總統成爲真正之獨裁者。國民議會所代表者，乃人民之完全統一之意志，所有代表，俱屬於國民黨，依照黨綱，其總理爲凱末爾，黨中之副總理與書記長，亦歸彼任命。此三人合而組成總理會，該會指定議會選舉之候選人。總理會之決議，對所有黨員，俱有絕對的拘束力。該會選任十二個檢察員，負責主持全國黨之組織。國民黨係國內唯一無二之政黨，在各地方都有其組織。國民議會統治國家，有絕對之權力，爲一切法律與一切政府行動之源泉，而國民黨又爲國民議會之絕對的統治者，總理凱末爾又爲國民黨之絕對的統治者，于是國家之大權，均操于凱末爾一人之手矣。

今日土耳其之政權，已屬諸凱末爾一人，此與一九二二年後之意大利與現今之德意志，固無二致也。但亦有不同者，即凱末爾先着手外交而後從事內政，且彼本屬於中上階級。爲官僚階級中之一分子。而慕沙里尼與希忒勒。則係平民出身也。

凱末爾對國內之政策，根基於三大信條。曰國家主義，曰政教分離主義，曰工業主義。建設之方，除整頓教育，改良司法，啟發人民思想，提倡婦女運動諸端。亦關重要，不在漠視外。而其第一要務，尤在恢復經濟，並發展

經濟之一端。土耳其于一九二六年，採用西方最進步之法律，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日，廢除回教爲國教，不復受可蘭經之拘束。於一九二八年，採用拉丁字母，於一九二九年。

下令排除波斯與阿拉伯之古典名詞；而使教育趨于簡易，成立合于實用之新文字，人民生活，完全改變。阿拉伯大衫，已改爲西裝與巴黎長衫，並戴帽及小頂小帽。女人已不戴紗，露出面貌，可以自由出外，多妻制度已取消，男女平等，社交公開，女子地位提高，任官吏教員者，比比皆是。民衆教育，甚爲普及，文盲因以大減，土耳其本有以促進文化爲目的之組織，名爲土耳其阿雅奎者（Türk Ocakları）一九三二年該組織合併於國民黨。改名「人民院」

，該院遍設于全國各城市，其工作在融會歐土文化，提倡通俗教育。院中課目，有外國語，文學，美藝，戲劇，健身，社會事業，農村工作，平教諸端，並附設圖書室，博物院，與展覽會等，此種教育機關，影響之宏，收效之巨，足以濟法令之窮。土耳其原受外國資本主義之侵略壓迫，現則努力發展本國經濟，因此運輸，交通，銀行，工商，俱有長足之進展。農業方面亦逐漸現代化，趨向於集約經營，土耳其農民向處於苛政重稅之下，困苦不堪，今咸受農業銀行與六百會社之援助，該銀行與諸社貸與農民之款，其總數已達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土耳其金鎊。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土耳其之製造品，每年價值由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倍至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土耳其金鎊，以前無航業可言之土耳其。自一九二九年以來。進步迅速。至今伊期丹波爾海港中懸土耳其商旗之

輪船，觸目皆是，外人在土耳其經營實業，必須願備土耳其人，並須使用土耳其語，鐵路在一九二三年約有一四四〇哩。而至一九三一年五月，則已超過三八二〇哩。預算案不借外債，而能平衡，通貨已見穩定，凱末爾更盡力提倡國貨，並勸民儉約，一九二九年四月伊期丹波爾大學舉行提倡國貨大示威。在伊期丹波爾及安哥拉二地開國貨展覽，一九三〇年首創「儉德週」其最觸目之標語曰：『已往吾人視使用土耳其國貨爲不名譽。即呼土耳其人爲土耳其人，亦屬不名譽，公民乎？其反省！』由是觀之，在土耳其經濟革新運動中，充滿何等熱烈之民族情緒乎！

就對外政策而言，自洛桑和約簽字後，土耳其一向抱和平中立友誼之宗旨，蓋此時所最需要者，爲改造國家與增進經濟生活。土俄友誼甚篤，土耳其之能在洛桑條約前對歐強硬者，乃蘇俄之態度使然；土耳其在政治上經濟上所以能復興者，亦因蘇俄首先宣布放棄特權有以致之。在蘇俄，以爲近東之民族革命，推倒依附西方帝國主義之腐朽王朝而代以自由新政，於其敵抗西方帝國主義，頗有裨益，此並非謂兩國之思想同一，亦並非謂共產思想已傳播于土耳其，實則土耳其禁止共產宣傳，成績昭著，蘇俄與土其之所以能聯合者，祇不過利害共同使之然耳。但土耳其既完全獲得獨立後，對於西方各國，亦願維持友誼，因此在一九三二年七月加入國際聯盟。土耳其與希臘，因爭繼承東羅馬帝國之嫌隙，九百年來。仇讎不解，但希臘自戰敗後。野心稍戢。凱末爾爲祛除土希之仇怨起見，于一九三〇年與希臘之維尼柴羅斯（Venizelos）締結友好條約。

與南斯拉夫，匈牙利，羅馬尼亞，亦締結不侵略條約，對于保加利亞亦有接近之趨勢。戰後法意在巴爾幹半島爭鬥甚烈，土耳其俱無所偏向，始終維持中立友好之態度。

本年十月二十九日，土耳其舉行共和國建國十週年紀念，全國各處，紛紛慶祝。極一時之盛。人民所崇拜者，特別為大總統凱末爾，在各大城市，甚至窮鄉僻壤。莫不懸掛凱末爾之像片。尤堪注意者，以蘇聯海陸空軍人民委員長弗羅希羅夫為領袖之蘇聯代表團，亦於此時來安哥拉，參加土耳其之建國紀念。

關於凱末爾獨裁下之土耳其，已略述如上矣，內中當可與吾人以不少教訓，以下三點，似應值得注意：

(一)土耳其以累世積弱之國，而能於十數年內躋於世界平等獨立國家之列，足見事在人為，有志竟成，絕不自暴自棄，甘居下流。

(二)帝國主義絕非空言所能打倒，土耳其之所以能脫離列強之束縛，除列強之壓迫者，曰武力優越故也，外交靈敏故也，內政修明故也，世之以貼標語喊口號為能事者，可以憬悟矣。

(三)凱末爾實行獨裁，而土國以強，若俄，若意，若德，亦皆實行獨裁，而皆國運日隆，國勢日盛，足徵獨裁並非定可詛咒之制度，要在視獨裁者之才能與用心何如耳。

一九三三，十一月，十八，晚。

秋夜雜感

——介心——

細雨綿擾夢不成，
颯風襲人拂殘燈；
塔前悲鳴尙聒耳，
獨嘆金風葬秋蟲。

蕭雨鳴更聲相連，
憶與妻子話燈前，

雖弗遍談今古事，
却勝巫峽夢一番。

遠處犬吠伴近鐘，
不堪回首東四省；
自古多少亡國恨，
徒增英雄淚西風。

希忒拉秉政後之德國

騰英

歐洲歷史，自日耳曼民族南下後，歐洲的花樣，各地都露出一點異彩，特別是希臘羅馬舊有文明輸入日耳曼民族內心之後，所放的異彩，尤較彰著；直到大戰之前夕，無時不在活躍着，蓬勃着；佔了歷史重大的一頁，擷取了各種科學唯一的篇幅，若將歐洲之縱的橫的社會各方面講起來，丟掉日耳曼民族，那簡直是講不通。日耳曼民族之重大性，就此也可見一般了。

日耳曼民族在歐洲，即便在世界，其重大性，盡人皆知；掀動大戰的波瀾者是它，造成世界大恐怖者也是它，此種原因，固然是由於它的民族性慍悍，好鬪，尊自由，喜進取有以致之，而它的領袖人物，每能恰得其人，這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歐戰的掀動，與其歸咎于德國，無寧歸咎于俾斯麥；大戰前與其謂為列國角逐時期，無寧謂為俾斯麥稱霸時期。俾氏鐵血治內，以為根基；靈敏對外，應付列國；噓了一口氣，成了一個三國同盟，三國協商馬上就對待成立，大戰的成因就在於此。大戰的勝利，固然歸之協約；但實質上說，德意志並不能謂之失敗。

中國人戰敗一次，謝氣一次，日本人戰勝一次，驕傲一次，這都算不了好的現象，都比不了日耳曼民族精神。

希忒拉秉政後之德國

日耳曼民族精神，越失敗越興奮，雖說這是它固有的根性使然，又何嘗不是唱導者之力呢，我們看看戰後的德國民氣，就可見一般了。戰後的德國民氣，據一般觀察較之戰前奮發的多，堅忍的多；都因為他所受的壓迫大，刺激大，而他的彈性就大；固存的心也就切了。德國的人民，不是不懂布爾希維克主義，也不是不講仁道主義，但是他看看大戰所賜與他的結論是：『世界上並沒有公理，只有強權。』因此怎樣五光十色的雜牌主義，都不能搖動他的自強的暗示。他的民族精神之所以發達，自強政策之所以樹立，乃是環境造成，乃是帝國主義者壓迫他的必然結果，即便凡爾塞和約，把他禁錮的水洩不通，依然有他的出路。在大戰告終的時候，從戰塵中爬出來了一個民族英雄，那便是當今德授希忒拉氏；希氏是受大戰刺激最深的人，他認為除了強國強種以外，在這種沒有公理的世界，是別沒有出路的。因此他便大吹大擂，用他那誇大的口腔，肯定的語氣，經了多番的顛沛，也會飽嘗過蘭德斯堡砲台監獄的滋味，好不容易才成功了希忒拉黨，又好不容易才得到了現在的德國總揆一席。計自一九一九年起，開始他的革命運動，直到一九三三年止，才得到全德的政權，為時

恰是十有四年；較之我們總理革命四十年，尙未成功者，大相懸殊。如此，足覘日耳曼民族精神之興旺，自強心理之高漲，迥非他國所可比擬。

論他——希忒拉的個性

或者還要比俾斯馬克強硬一點，他的處置一切，或者比俾斯馬克還酷辣一點，若是談到他突飛猛進的精神，在現代只有莫索里尼的設施，凱末爾的策略，以及史丹林的計劃，差可和他並駕。我們統觀下列諸點，希忒拉之爲何如人，可以略知梗概：

1. 掃除政黨：

「敵人可摧，政黨難掃。」因爲政黨是一個無形的，是一個有中心信仰的，入之既深，雖惡不去，政黨之難以掃鋤，確是理之恒常，案德國之地理民情，的是易於發生政黨，而德國確也是政黨最多。在德國我們所知道的政黨，約有中央黨，國權黨，共產黨，社會黨，日爾曼人民黨，社會民主黨等等，都有其相當的勢力，而勢力最大的，則爲中央黨，國權黨，共產黨社會黨，以一個政黨的力量，去掃鋤一個政黨，已屬難能，若是以一黨而掃鋤許多黨，更是不易，再進一步，若把一個政黨掃鋤之後，而能使他中心悅服，則是難之又難矣，然而希忒拉秉政以後，爲時才數個月，他已經把各種政黨都掃去了。敗北者懺於心，投降者洽於意，臥榻之側，不容他黨虛氣，他或用黨的力量，或用政治的力量，反正將各黨派一律肅清了。故希忒拉向衝鋒軍演說之時，非常地躊躇滿意？人民對於希忒

拉也確是傾服。即德國之老婦人也說希氏是「有爲之青年，是謙抑可親的政治家。」對於他的兒子加入法西斯示威運動的時候，特別自鳴得意。政黨的主義，深入老婦人心，其能服人可知，雖說共產黨的紅旗在反對他，「巴斯里評論報」在批評他，究其實也不過強弩之末，回光返照，無能爲力也。

2. 救濟失業 失業問題，是社會不安的發動機，爲政者措置失業之當否，便可占其政策之得失，中國所以謂「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其意義也在乎是，德意志自歐州大戰之後，因共黨之騷擾，協約國之禁錮，海外殖民地計一百餘萬方哩，完全喪失，礦區如亞爾薩斯，勞蘭，及薩爾等地，亦爲他人佔領，所以工業不振，糧食缺乏，成爲最大病態，而失業者之衆多，幾無國相與倫比，十五年來雖迭經道威斯楊格計劃，暫時緩肩，因聯俄外交，取得與列強平等地位，終是大病才瘥，復元不易，以致哀鴻遍野，失業者逐日增多。但是自從希忒拉秉政以後，各種事業，大有突飛猛晉之勢，而失業者之救濟，尤多著成效，今將德國失業人數之概況約略言之；德意志自一九三三年一月起，至五月底止，有業工人，增加一百七十萬人，據八月（本年）德國勞工局統計，無業者又減少三十五萬八千名，總額爲四百四十六萬八千五百名，此乃七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之報告，按時間說僅及兩星期，失業之減少，竟有如此驚人之數字，而所謂自動勞工服務團，有青年十五萬人，尙不包括在內，希氏之努力失業問題，可想見矣，照此推算下去，所有的四百餘萬失業者，不難在最短期間復業

，德國之失業慌，立可救止，無怪德民視希氏爲「民衆救星」。至於希氏之解決失業問題的政策，除用政治施設外，其與資本家合作，亦其手段之一，而彼之自動勞工服務團，所作之工作，如築路，墾荒，灌溉，岸防等，皆須多用工人，這些，都是希氏努力奮鬥的成績。

3 外交更張 德意志在俾斯麥克時，外交之敏捷，幾無可與京。故能玩列國於掌上，大戰之後，同盟諸國皆極疲困；而俄國基礎未穩，這時德國唯有任人宰割而已，迨後蘇俄實力漸形膨漲，歐西各國，莫不畏其赤焰，而思有以防堵之。以地勢言：德國實當其衝，若德國赤化，則全歐皆有赤化之可能，德國卽利用此機會與俄親近，以要挾協約各國，此保安公約之所成立也。及希忒拉秉政，因勢利導，與意大利携手，因意大利與德國，並無惡感，而與法國却不少齟齬，意大利每欲拿阿爾巴尼亞當利器而刺激德國，法國便利用猶哥斯拉夫作後盾，以抵禦意國。法意二國的敵對情形，早已躍躍欲試，不過作戰的籌備工事，尙未妥當，不能立刻開火而已，在此種情形之下，意德非常容易親近。再加以意國每廻護德國，雖說未見得是爲德國打算，但至少可以替他張聲勢，所以此次的四強協定，何嘗是四強協定，不過德意兩國之協調而已，由此看來，可知希忒拉的外交之縱橫捭闔，幾開的全歐烏烟瘴氣，最後爲

了軍縮會議的問題，不惜以退出國聯相要挾，獨行獨斷，旁若無人，其眼光之遠大，手段之敏捷，意志之堅決，有非一般政治家，或外交家，所可企及于萬一者。

4 教育 德國的教育，在世界上是最稱發達的，自俾斯麥唱導軍國民教育以來，德國成了一個崇拜英雄的國家，成了一個最勇於公戰的民族。歐州大戰，估計德人之死於戰場者，不下五百萬，然而現在德人依然以打仗爲樂事，以戰死爲光榮。今後的德國教育，是不是還遵循俾氏之遺策抑更張之旁人殊難斷定。但按希忒拉秉政後，其對於教育之措置，却仍以俾氏爲依歸，最近德國教育部對於各學校之命令，有所謂「道德的訓練」「團體的訓練」「職業問題的解決」等等，這些都是希氏的官樣文章其注重之點，厥在「德國之現在教育思想，需要國際主義，摺棄不合國情的幻想主義，同時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爲基礎。」因此德國之每個小學生都備有俾斯麥克小像一幅，其所唱的歌詞，有下面的一段：

「一·二·三·四。聰明的只有我們德國人才是！
五·六·七·八。天之驕子敢自誇！九·十。那一
國能同我們對峙不怕死！」

卽此可知德國今後國民教育的傾向了。（未完）

要文藝幹麼？

張堪

一個連「文藝」這兩個字的根本的深奧的意義還不清楚的人如我，就想談談「要文藝幹麼？」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真好像一隻螞蟻來銜一塊麵包片或是一個蟲子。也許銜半天轉動不似絲毫，而就撇了嘴；更許是為嘴傷身，叫人罵我一頓「黃口孺子，狗屁不通」。但是我不計算這些。因為一隻螞蟻是具備着一種兒有可銜的便要下嘴的天性的。

那麼，現在就讓我銜銜看吧。

可是下嘴之先，我們得問問什麼是文藝？朋友，這你一定又該說我自相矛盾起來了。是的，我是剛才說過我是不十分清楚這「文藝是什麼」。然而呢，即使不懂牠的「根本意義」，至少我是明白牠的「表面意義」的。這並不是自誇或賣弄，實在，誰不知道，「文藝」就是當作文學和藝術講呢？

可是，或許又有人問了，文學就文學，藝術就藝術好了，說什麼文藝，文藝的呢？這個麼？因為文學是藝術之一種，藝術包括着文學。——恕我這樣曲解吧——這正如我是中國人，中國人裏面有我這一塊的道理相同。

那麼，好了，就這樣決議了吧：文藝者即文學與藝術也。至於關於「文藝」這名詞的更深道理恕我不再多說，

其實說也不會。

接着，現在我們就歸到「要文藝幹麼？」這本題來了。凡百世間一切東西，是因為牠對我們各有用處才有牠存在的價值的。——這並是功利主義的意思。譬如吧，茶壺是用來喝水的，耳朶是用來聽事的……這些簡單的東西，當然誰都會十分了然，可是像我們這時要說的這「要文藝幹麼」的問題呢，就不會如茶壺或耳朶之容易明白了。因為文藝這東西，古今中外，都有各科不同的花樣，有什麼古典派，浪漫派，未來派，又分割出屬於什麼貴族的，普羅的……等等階級。可是不管是什麼派什麼階級，根本上的「要文藝幹麼」的這一問題，都是大致得要顧到的。現在我們要問的就是大家應當顧到的，根本的重要的用處。

可是在討論這問題之先，我想說說屬於自己的一個故事，由這故事，我們或可得到結論。因為一個習慣于說故事的人，在討論某種問題時，他的故事常是可以幫幫他的理論的。

這是好幾年前的事了，那時我還在中學讀書，差半年便要畢業了。因為這也算是人生的旅途中的一个小小階段

，所以常常是和朋友或家人閑話的時候，總不少人要問我畢業以後的打算。可是，在那時，一個十幾歲的還是小孩子的人，對於人生還只不過是像在夢中，當然在他心裏是不會有什麼理想和志願的，可以雖說人們不斷那樣問，不容覆的時候總估多數。

後來就畢業了。記得那時舉行畢業典禮的那天，我們校長曾懇切地有那麼一篇演說，作為給畢業同學一種贈言。他說，「……諸位就要離開我們的學校而各奔前程了！在這臨別的最後的歡聚時，我再向諸位說幾句話。……出去不能升學的，當然他們就要不久在社會有所建樹了，至於有志升學的，我則希望他們本着向來的勤苦精神，看清中國這個時代裏，是極須什麼人才，是得要怎樣改造中國，而去學習，而去深造，好成為有用之才，國家棟樑！……中國是一個貧困的國家，一切社會的紊亂的根源皆因為貧困，所以我希望升學的同學們認清這一點，只有科學才能改造中國，才能復興中華民族！所以我希望升學的同學多是將來中國的科學家，發明家，製造家！……」

這一段演說多麼動人，多麼誠懇！所以許多同學都被感動了。所以在他們去北平投考之先，皆有一「非理科不考」的決心。

我呢，當然也是被感動之一，在當時真有自命為將來中國的愛迪生，馬可尼的可笑的心理。所以等着人家一批批的同學們都去了北平，覺得怪眼饞，也就回家來措商升學的事了。

結果是圓滿的，是被允許我的升學了。可是就在答應我去北平的那一天晚上，父親又給我許多教訓說：「你們上學，我當然要怎麼艱難也得想法的。不過上學得問問真能學得什麼來才行。在這年頭兒，只是混人吃飯是不行的。像我這樣東奔西跑地夠多苦，多危險！那我當初入醫科學堂就不改行呢？所以你們現在，非得有了真正技術，是不能過活的。再省中國現在不幾年後，正是須要建設人才的時候，所以你去考學，最好是入工科。這是頂須要的東西！……」

經過這兩次教訓，於是我也就決定了我的志願了。還好，到北京就考入了一個工科大学。

在頭二年，對此還有十分興趣，整天家離不開試驗管和溫度表等理化儀器。可是等到後來，想來真有些奇怪，對於那各種有趣的試驗和數理習題等，漸漸厭倦而覺得乾燥起來，同時則注意到了身外的所謂國家社會等等如謎一樣的問題。更使我要想知道的，則是人到底爲了什麼而生活着？

興趣上既然有了轉變，對於自己的本行當然就立刻要受到影響的，因此，自己就時時就在課本之外，開始流覽各種報章雜誌，以及各種書籍，而期對於那些如謎的各種問題找一解答。於是這時便有許多朋友，就說我不再用功而荒廢起來了。都說：「不努力你本行的功課，看那些閑雜兒幹麼？」

這便到民國二十年了。後來接着就在那年裏，發生了歷史未曾有的九一八，一二八事變，這樣便更引起了自己

心理的怒濤，感到中國之危在旦夕，我們的滅亡便在眼前，於是便萬分奮激起來。可是呢，再過些時，看到一般人還是如舊的醉生夢死，在位者還是軟弱無能，我這激奮起來的熱血便漸漸涼了下來，只好悲觀地聽天由命了。

就在這時，每天為這無救藥的國事，沒有解答的人生等問題而苦悶着。因為想把這苦悶的心情安放在一個處所，於是便開始讀小說了。以先雖也看過些，只不過是隨便翻翻而已，這時則認真地讀起來了。最先看的是由一朋友介紹給我的。是茅克萊「煤油」，「石炭王」，再就是高爾基的「我的童年」，「四十年代」以及「母親」等名著，關於中國的作家則首先對魯迅及茅盾等發生了興趣。

就由這幾著名作家的引誘，再加外來的各種精神上的壓擠，便使我毅然的把本行功課放在腦後，直到現在，還是一心注意於哲學以及社會科學的修養，醉心於「文藝」的研討呢……

說到這裏，為文章切題起見，我的故事也就以此為止吧。以下呢，再解釋我的由工科的學生而轉變為「文藝」的愛好者的理由。因為不這樣的話，一定有人罵我，說我是朝三暮四沒有長性的人，沒有經驗越歷的小孩子。

我這轉變的唯一理由就是，我發覺文藝這東西治好適合我的性格，以前之研究科學的意思完全是受宣傳的原因。至於另外其他理由呢，那就說到要科學幹麼和要文藝幹麼這兩個問題上來了。

科學是二十世紀的寵兒，是現代文明的根抵，所以現在就可說是科學的世紀！尤其在一切落後的，連西洋的屍

都嗅不着的中國，當然科學是唯一救國大道。可是，自從所謂變法維新以至現在國民革命以來，二三十年的光景，提倡科學的結果如何呢？這我們不必一一細說，客觀的事實誰都會曉得的。所以我認為事情都不是一方面的，而是多方面互相連繫互為因果着的。因為我們不能忽略了一切事故做連繫以及其因果關係的這一理論，所以除了科學救國之外，也還有與這同等重要的東西呢，那便是關於解放我們的思想促進文化的這事。

關於我們的現在的思想和文化這事，寫成一本厚厚的書，也不一下便可說得清楚的，總之一句話，中國之一切病源，社會之如此腐臭等等使人頭痛的現象，雖然可說是由是所謂物質文明之不如西洋的屁，可是所謂思想界的腐敗，紊亂，這也不能說沒有很大影響的，所以我說，中國得要科學與思想同文化同時改進，雙管齊下才行！

可是思想解放和促進文化這事，固然有數不清的許多辦法，至於我們這裏所說的文藝——我們所說的文藝——！確是最重要最有力的一種，我確信！

可是，這一定又有人笑話了：「文藝也能解放思想？這些寫成幾篇小說，幾章詩句的無聊文人的勾當，也配担起促進文化，思想解放的重負麼？」

不過，朋友，我們這裏所說之所推重的「文藝」並不是像張恨水之流的章回小說的「幫閒文藝」，也不是替某人某一派拍馬屁的「幫忙文藝」，而是以客觀的現實的材料，純正忠誠的態度，再加文詞的技巧而成就的真實的作品啊！只有這才夠得上文藝，才會負起牠的偉大的使命

！朋友，以爲然否？

那麼，好了，就在我們結束這篇「銜銜看」的文章之前，再來作一更簡單的結論吧。

科學，是二十世紀文明的柱石，科學，是造福人類的天神，尤其在中國，科學更是應被萬分注意的東西。而，文藝呢，也不能說是純消費的無聊的勾當，而也是人類社會裏必不可少的自然產物。

不過，我們須要的文藝，不是幫閒人們的閒的，也不是幫忙人們的忙的，更不是作爲個人消遣或牢騷的玩意兒，而是「表現時代，解釋時代，而且推動時代」的現實的文藝！這也就是「要文藝幹麼」的解答！

二二·十一·一九三三。

荷英

徐寒梅

是深秋的月夜，天際閃耀着皎潔的大月亮，光明得像水晶盤，幾點銀灰色的星光，也一閃一爍地在蔚藍的天空中照耀着，這一條深長的小巷中，除了幾個賣夜宵的小販之外，其餘是什麼人都沒有了，幾乎是恬靜得如同死沉。

荷英，她好像是玫瑰花的蓓蕾正在乍放，青春時期的少女，她那嫵媚醉人的星眸，柳葉般細長的眉毛，薔薇花苞似的嘴唇，露出洋磁似的雪白的牙齒，婆娑烏黑的短髮，不施油膏而仍能光亮，還有兩顆迷人的笑靨，嬌娜的纖腰，輕盈的脚步，煽動人們的圓突底穹峯，肉感醉人的活潑底臀部，天真爛漫的態度，柔和癡態的話語，任便那個男子見着她，都會覺得她很可愛，或者竟會被她醉倒，因為她有女性的特美。

這時人們都已入夢鄉去了，而她還懶洋洋地躺在床上，閉着雙眼，祇覺得臉部在發燒，血液的循環率也特別加快，她用右手去掩住自己的胸部，好像覺得胸部皮膚的表層裏有無數的小爬虫在騷動着，一次一次的想鑽出，她發狂似的抱着被，在床上反復地亂滾，委實，她的遭遇確是太慘酷了，同時又無人了解她，她除着自己在燈下嗚嗚地

啜泣之外，覺得祇有搥床搗枕才是唯一消恨的方法。

她今年才十九歲，蹂躪過她的男子却已很多，也許是受環境的驅使吧！

她的父親本來在齊燮元部下某師充當過排長的，後來掙得幾個錢，便退伍而來到這夏墅鎮上，娶了荷英的母親以後，又賃房開店，請着兩個夥計，居然做起老闆，開張後幸得營業還算發達，在地方上也獲得相當的地位。

一年後，荷英呱呱地墮地了，她的父親特地辦了四五十桌酒筵，宴請一般親友，很熱烈的喧鬧得足有五天，轟動着全鎮，偏又遇着她的母親不再生育，父母便格外地珍惜着他，無論在服裝上，飲食上，沒有不時小資產階級的紳士化的。

當她在四五歲時，鄰近的幾個女孩子，誰都要去趨附她，爭着做她的朋友。

二

悍婦般的死色的冬季由踴蕩的春風中悄悄地逝去以後，剎那間又是一個歡樂的新年，荷英也增加了一歲；已是九齡的女孩，她的父親瞧到了街頭巷尾的粉白牆壁上貼着「××縣立夏墅小學招收新生」底廣告，便決定把她送進

學校裏去讀書——因為他自己識字不多，感受到許多痛苦

這小學開學的時候，照例是要舉行開學典禮的。教職員是忙着籌備會場的佈置，有的在討論着採辦的書籍，有的在計劃着本學期各項的改善。學生們也大家穿着嶄新的衣服；掛着書包，喜氣揚揚地走向學校裏來。幾個比較年齡大些的是獨自入校，一般小學生和蒙童都有父母或兄姐同着。他們的身上是穿得特別漂亮，非但新的衣服，就是鞋帽書包，也都新的。最可笑的，要算是幾個年齡高大人了！他的背後拖了一條短小的髮辮，頭上戴着瓜皮小帽，身上穿着青竹布長衫，外置黑馬褂，闊邊淺圓口的黑布鞋和自製的白布襪，十足表現出他們是遜清的遺族。他們送子弟入學，仍舊照着自己入學時的情形，在後面跟了個提着菜湯盒的挾着紅氈毯的牧童或店夥。大概就算送子弟向教師「送東湯」行見師禮吧！有的還會果真叫他的子弟向教師下跪叩首呢！其實，現在任憑這學校設在怎樣偏僻陋塞的地方，何嘗會有這種封建意識的手續呢？

這天的午前，荷英的母親特地燒了雞蛋綫粉湯給荷英吃，同時又有什麼雞心咧！雞爪咧！

「荷英！你把那兩個雞爪都吃掉吧！吃了雞爪便會寫得一手好字咧！就是那四顆雞心，你也應當把牠都吃完。雞心、雞心，吃着雞心以後，讀書時便會有記心（按這裏的記心就是有記憶力的意思）而不易健忘的。假如綫粉吃不下去，可以把牠剩下來，把雞蛋吃完就算了。」

做母親的對女兒是多麼真切呢？荷英的母親對於自己

荷英

的女兒是滿抱着十二分熱望的。他說了許多吉利話，才去

替荷英打扮：兩條小辮梳得光光的；繫着湖綠色的絲帶，一件蘋果綠色而有牡丹花紋的小旗袍上，還有狹狹的花邊，繡花的醬色的小鴨舌的皮底緞鞋，粉紅色的襪子。最後，牠又把荷英的臉龐上塗上了一層薄薄的粉，點了些胭脂，掛上特地從城中買回來的皮書包，攬着她上學去了。

一般小學生是聚攏來看她，幾個認識她的是向她裝起鬼臉，有的蹺起大姆指贊成她漂亮，有的還去拉她的衣服細看，有的……談校長來了，照例的報名；排位置，把荷英交給一個比較年齡大些的學生，叫她同着她在一個頭要。

她看到禮堂正中的講壇上交叉地懸掛着綢質的五色旗和白綢質黑絨子的校旗，在交叉處上面又掛着一個老頭兒的像，據那個同學說，這便是孔夫子；也就是讀書人的祖師——那時是黎元洪執政時代——教室裏是交叉底掛着萬國旗，牆壁上除了幾張地圖之外，還有許多玻璃鏡框，鑲着外國和中國人的照像。操場上的鐵槓，雙槓，木馬，鞦韆架上，都有許多學生在玩着，還有些是在打籃球的，踢小橡皮球的。幾個不喜歡做劇烈運動的女學生，也聚集在一起，跳繩，踢毽子，拍皮球。他們和他們的臉龐上，都顯露出天真的微笑；活潑的神情。這時，她才知道學讀書是很好玩的。正要加入巧珍的一起去踢毽子時，忽然鈴聲響了，於是她便隨着她們進禮堂。

大小長矮的依次入座之後，一個穿着黑呢的學生裝的教師張開大嘴高喊着：全體肅立，向國旗校旗及孔子遺像

行最敬禮，最後接二連三的由教職員和校長的訓話，講了許多「你們要用功」啦！「要把品行修養好」啦！「要有禮節」啦！「……」啦！足足過了三點鐘，才算宣布散會，學生們也便各自揹着書包回家。

三

是七月的清晨，遠山沈浸在薄霧裏，天空間一朵朵輕媚淺紅的雲霞，映照着狹長的通長江的×河中底流水，翻起一層層金黃色的漪漣，幾隻趕路程的貨船，扯足布帆，箭似的邁進。襟迎着有數里路長的竹筏上，也有許多勞動的人們在「杭唷！杭唷！」地高喊着；他們唯一的希望是趕早到達目的地，庶乎完成了他們的使命。沿着河岸的濃綠的垂柳，在清鮮的空氣裏蒸發出一股幽香，還有幾枝細長的柳條，在微風中吹蕩着如同跳舞般的叻着流水。就在這個時候，荷英的手裏執着一塊燒餅，一面不斷地向嘴邊送去，一面還慢吞吞地走向學校裏去。

她隨着歲月的更易，已是五年級學生了。這一班裏，要算是憚秀琴和裴巧珍兩個人和她最知好。她們自從幼稚級到現在，同班已有四個年頭，而且每學期的考績，也終是他們三個人包辦這第一；第二；第三。雖然男生中也有用功的，但處於男教員愛女學生的惡習之下——這裏的「愛」作「喜歡」解——，就是男生的學業平均總分多了一些，和操行分數平均起來，便會不如女生了，在她們三個人中間，秀琴是最用功，巧珍則俏皮而聰明，荷英是最貪玩；她雖不用功，却有聰穎的天資。這個學校裏面，荷英是最天真的最活潑的女生，任憑那一位教師在課餘都愛去

摸她的臉，握她的手，有時候體育教師竟把她抱在懷裏，放在膝上，吻她的雙頰，這十四歲的女孩子，她又知道些什麼呵？

誰都知道女姓是喜歡音樂的，荷英也不在例外，她在十三歲時便把風琴學會，並且已經能夠彈起純熟的複音，起先是愛彈「泰衣曲」和「蘇武牧羊」之類的歌曲，後來又學會了「荷荷仙子」，「月明之夜」，「三蝴蝶」，「麻雀與小孩」……這些歌曲到現在雖然已作過去；或者竟至使人聽了會厭倦，但那時也是紅極一時的，比着近來的「舞伴之歌」；「燕雙飛」；「特別快車」，真是不稍軒輊，所以當她每次感到內在的煩悶時，她仍會唱着那些。

校裏新聘的一位女教員姚淑雲女士，她對於音樂非但有深切的研究，而且還擅長舞蹈。這時六年級中比較大些的女生便是荷英等三人，他們在姚老師的教導之下，對於舞蹈一門的興趣，是感覺得特別的濃厚。祇要是她所說的話，她們三人是無不依從的：什麼舞衣咧！短裙咧！長統絲襪咧！珠項圈咧！……咧！這些東西雖然在本鎮是無法購買，但她們却會特地請人到城中去購辦，甚至要求父母託人到上海去的，所以校中所開的×週紀念遊藝會，國慶紀念遊藝會，懇親會裏，總有她們三人合演的「麻雀與小孩」；「可憐的秋香」之類的歌舞。爲着荷英的臉貌最艷麗，體態最動人，所以又特別的受一般觀客的贊賞。

記得是在一個懇親會裏，她們三人又合演了一齣「麻雀與小孩」，秀琴是扮飾着老麻雀，巧珍是扮飾着小麻雀，荷英便扮了那個小孩。已是完畢了！三個人合唱着：「

……這時候，月明，風靜，草軟，花香，大家跳舞吧！」之後，會場中忽然有幾個縣立中學的學生，由鼓掌聲中，齊口應聲地高喊了起來：

「荷英好，荷英好，荷英荷英跳得好。」

這樣一來，鬧得全場哄然大笑。

委實，她那柔軟的纖腰，美麗的容貌，清脆的歌喉，以及她的一切，真足以醉倒一般意志不堅的青年。也難怪她自從畢業於夏墅小學以後的暑假中，接到求愛和申述敬慕意的信有數十封之多咧！

四

也許是荷英的命運乖覺吧！她在小學畢業後，也曾由該校長率領着去投考縣立女子師範，偏又是在一行八個人中祇取了一個惲秀琴，荷英便在名落孫山之列。但是她仍不灰心，依舊進母校去補習，以備明年的再去應試。

命運之神是鞭策着她，她的母親是染病了，她的父親所開設的店舖也因虧折而關閉了。她受到經濟的窘迫，於是便斷絕了升學的希望。

她的父親把財產抵債債臺以外，籌出了數百元來，擇定街後的一角，築着一間半瓦半草的房屋。這時她們一家三口所依靠着生活的，祇有她父親的朋友底接濟。後來這條路也漸漸地斷絕，她的父親才去替一般農人作買賣，賺幾個乾傭金，爲着要賺乾傭金，於是這茶館，酒館，烟館……一切腐化不良的區處便不得不去。終於染上了飲酒的惡習，以及吸鴉片烟的大癮。

門庭的支撐是一天難於一天，她們有些時竟在一天中

祇吃一餐稀飯，她們回溯起過去的情景，母女倆便抱頭痛哭。畢竟幸得她的外祖母幫忙，替她們籌出兩百塊錢的資本，開起知法犯法的「烟館」——鴉片烟館，又號福壽膏售發所——從此她家的人跡漸漸地嘈雜起來，而她也因此鑄成失足恨。

本來，要說那個人吸鴉片烟有老癮的，至多也不過化上二三毛錢去抽吸一二簍，有時連一簍都不抽，竟祇吸了一毛錢的紅丸。所以她們所依靠着賺錢的是不在此，完全在於幾個急色兒和登徒子的身上咧！這一班色情狂的青年們，本來是好玩作樂，而且醉翁之意也不在酒。有着爹娘在掙錢，不去化費又有什麼用呢？他們鎮日的沉醉在這烟館裏，視若「世外桃源」。

爲着一般有閒階級的纨绔的少爺公子都向着這「夏墅皇后」進攻，荷英家是不斷人跡。在她呢？除着去和舊同學通信外，在生活的困迫之下便不得不去敷衍奉承，去販取瘟生們的臭錢，他們吸了一簍「雲土」，又來一簍「紅土」，有些醉了，便硬要荷英在窄狹的室中跳舞；唱歌，有時連一日三餐都不回家，便請荷英的母親到茶館裏叫些來，等到算賬時要四元幾角或九元，則拿出五元的一張鈔票或十元的。在荷英的父母方面，覺得在烟土的四分錢利息之外，還有些意外收入，對於管束荷英的一件事，也漸漸地鬆懈。他倆惟一的希冀，便是祇要有錢的進賬。

恒豐綢緞號的小開是送給荷英一件花緞旗袍料，順昌洋貨店的老開是送給荷英檀香粉絲襪之類，盛裕銀號的二老開是送給荷英一隻鑲寶石的金戒指，還有……

，一般蘊生是各顯闊綽的手段，而她所吃的；穿的；用的都很舒適，從此她感受到物質的誘惑，便把人生的進程停滯下來。

五

畢竟還是區公所の臧區長獲得最後的勝利，他的年齡縱然在四十歲以上，但是對於尋花問柳的行爲却也不減當年。他在軍閥專政時代便做了多年的鄉董，對於他所轄的區域內底人民，很佔有一部份的潛勢力，一般頭腦簡單的農夫在高壓力之下，也惟有俯首屈服；唯命是從了。

國民革命軍奠都南京以後，這位老奸巨滑的臧鄉董，便很投機的進了中國國民黨，仗着黨員的招牌，經過多方的活動，依舊是做變相的換湯不換藥的土皇帝——區長。他是仗勢凌人，蹂躪了許多漂亮的青年女子，但也有誰敢去向官廳告發呢？

是一個雷電交加的傍晚，恐怖的黑暗是籠罩着大地，好像是要吞沒了這世界，臧區長爲着替夏墅鎮上調解一件糾紛，到這時才告結束，他本想回區公所去，却又怕中途遇着暴風雨，經過鎮長等婉言勸慰，他才決定在夏墅耽擱一宵。

臧區長是早慕「夏墅皇后」的美麗，他每到夏墅一次，必定要到荷英家，好似荷英家是他的簽到處，他的父母覺得這犯法的舖子能有臧區長來光顧，非但在營業上是有擔保，並且也是一件十分榮幸的事，除去親自格外謹慎的牽承侍候外，又囑荷英好好地招待，就是那當兒，他也曾去握住她的手，吻過她的頰，在粗俗的笑語中，有時他竟

會把她抱住放在膝上，在接吻之外，也有更進一步的撫摸她那胸前隆起的乳頭，使得她怪癢的，荷英是虛榮心重，羨慕他的財與勢，所以從沒拒絕過。

這一次是他的機會來了，他在鄧鎮長宴請的酒筵上，喝得醉醺醺地，畢竟拒絕了李會長和談校長的相約雀戰——打牌，獨自回到了交通旅館。

他走進十八號房間後，便立刻招呼茶房到荷英家去，務必必要叫荷英親自送兩塊錢的紅土來，並且還要帶全副烟具。

果真荷英是把「紅土」和「煙具」是送來了。他們把房門緊閉着，面對面的橫臥在床上，由荷英慢慢捲燒，一面談笑着。他漸漸地酒醒了，於是醜態相語都一幕幕地演露出，一會兒擁抱着狂吻，一會又嗚咽地低語。

「荷英！你真生得漂亮！我想娶你回去做小老婆，你願意嗎？到我家去是十分舒適，住着高大的樓房，還有許多男女婢僕。」

「嘿！我不，我現在也很舒服，他們有許多人送東西給我咧！而且他們也時常到我家來，這是一麼熱鬧呢？」

「唉！你真太傻了！你要知道他們都不懷好意呵！他們的送東西給你，你也知道是什麼意思嗎……？嚇！他們都想壞你的名譽咧！你快不要信任他們吧！到我家去是什麼都有，不要說有花緞棉旗袍，就是貂皮的狐皮的，祇要你要便可以做給你穿。」

「區長！你家裏有了太太，何必還要再娶我呢？難道你不怕她和你吵鬧嗎？」

「她那有你那樣漂亮動人呢？她是老了呵！我曾經告訴過她關於娶你的事情，她並不反對。」

「假如我跟你去做小老婆，那末一個是四十幾歲的人，一個是十六歲的人，做夫妻也相襯嗎？恐怕要給旁人說閒話或者譏諷吧！」

「誰敢譏諷？誰敢說閒話？」

這時候房間驟然穆靜起來，除了隱約約地可以聽得出低微的嬉笑聲外，其餘是什麼聲息都沒有。

天色剛剛拂曉，四野裏沉寂着，幾隻飢餓的野狗，牠們是曳着尾，垂着頭，在菜地上走來走去，不斷地向地上嗅着，想找尋一些兒的食料去充飢。荷英的母親因為荷英終宵未返特地很早便起牀，揉着惺忪的睡眼走出大門，直向交通旅館跑來找尋她的女兒，誰知她的女兒還正和臧區長擁抱的在做甜蜜的好夢呢？雖然自己是非常憤怒，却又不敢聲張。

好容易等到將近九點，他倆是起身了，荷英聽得茶房告訴她說母親來了，連忙去看她，她瞧荷英的臉色是稍爲變瘦了些，兩顆眼珠也好像有些凹進去；絕不像昨天的樣子，真不料一夜間竟變得像個病人，看着她那蓬鬆的短髮，憔悴的神情，以及……，不期然的流了許多眼淚。她正待用手帕去拭乾淚珠，荷英忽然把一捲鈔票塞向她的手中，她接去點了一下，共計是五十元。

不知道她那裏來的勇氣，她竟捏着鈔票拖了荷英的手

，滿臉怒容的走進臧區長所住的房間，把鈔票擲向桌上，十分嚴厲的責問他：

「區長！你是地方上的大先生，你雖然是有財有勢，但無論如何是不應該誘姦我的女兒，現在她還十六歲，將來叫她去嫁給誰？」

經過了長時間的解釋與慰勸，一場勃谿的公案才算宣告終結，但是這「臧區長姦宿夏璽皇后」的新聞已傳遍了全鎮。

荷英的父母是期待着臧區長的正式央媒來迎娶，詎知過了一月依然是寂無聲息，他們著急了，便由荷英的母親偕同荷英雇手車到臧區長的家中去交涉，交涉的結果是：暫不迎娶，每月由他津貼她家三十元，但雙方任意來往，她們知道再硬進下去也是無用，也許反而要弄成僵局，祇得應允了。

六

荷英失身後的一年內，臧區長是常到她家來，每次來則又是在交通旅館開房間，假如爲着公務紛忙，而不來呢？則每月二十元的津貼終是派區丁送到，有時還帶來了許多衣料裝飾品和食物。

臧區長一次次底被地方上幾個青年的學者攻擊，不斷地向官廳告發，宣布他的罪狀，他爲着辯白與活動，終日是在舟車中勞頓着，非但是精神頹廢，而且幾乎是唇破舌爛了，偏又遇到這班不屈不撓的青年不肯干休，儘向黨政各機關拚命底告發，終於宣布了八大罪狀而革職，於是荷英也斷絕了經濟的來源。

他們過了幾個月的苦生涯，荷英又被蕭柯鎮鎮商會會長汪鏗之愛上了，他很年青，又生得俊俏，而且頗有政治手腕，無論在什麼空間什麼時間開起會議，他那種爛爛有光的雙眼，鷹爪的鼻子，澆薄尖刻的言行，處處都表現出他是個官僚化的小政客，他非但同着荷英住過夏墅和蕭柯兩鎮的旅館，也曾同着她去遊過上海和蘇州，無論在性慾上，物質上，金錢上，他所給予荷英的印象，都比着她拚戀感區長時是滿足得多。

「厭舊戀新」這本是人的常態，荷英是熱戀着汪鏗之，差不多什麼地方都忘不了他的影子，誰料又會在愛途中發生物情呢！原因是這樣：路市橋的夏新兒也算是該地的一枝花，她每次看見汪鏗之坐着手車經過她家門前，覺得他是個多情的青年，於是便施展出狐狸精迷人的手腕去把他迷倒，硬要他和荷英斷絕關係，而他也感覺到荷英雖然天真活潑，却不及新兒那般莊重得儼若大家閨秀——其實兩個都是小家碧玉，況且荷英是喜歡直捷爽快的；決不會誨淫地去迷人，就在這點，荷英又以年幼無智而使自己的戀人給別人奪去。

自從經過這兩次的誤受人家蹂躪以後，後來又遇過三個男性的誘騙。假如我們澈底的來講：她的所以造成這慘酷的失足恨，姑然是由她的意志不堅定，但另一方面也是她染着虛榮心太深的緣故。同時，一個女子生存在這畸形發展的現社會裏，切宜提防着一切虛偽與矯矜，因為男子

的慾望是沒有滿足的時期，於是他們便會施展出鬼蜮的伎倆，欺詐的言語，魅魘的心腸，戴起虛偽的面具……：使你墮入他的殼中而完成了他們的慾望。

七

荷英曾經對她的朋友說，她在數年淪落的生涯中，曾經遇到兩個同情她的男子，但那兩個青年却又為着生計的逼迫而離開了家鄉，終朝飄零在客地。

每次她遇到了夏元和董竹友的朋友，她總是要問他們關於他倆的消息，祇知道他倆為着憤慨那東北的九一八事變的奇耻大辱，已經拋棄他們各個人的職業，父母，家庭，上北方去投軍，加入前綫作戰去了，迄今東北戰事已告一段落，但是依舊不見他倆回來，就是信息都沒有一個。究竟生死存亡，還是不得而知。

在荷英的腦海中，她是祈禱着天帝保佑着他倆永恆的健康，使他們完成了救國的願望，而獲得最後的勝利，成爲一個真正的戰士。那末非但他倆是爲國爭光，而且她也與有光榮，因為她有着「真正戰士」的朋友。

最近，她已由親戚的介紹，和蘇州的一個布商訂婚了。聽說她不久又將下嫁。她爲着憤恨她自己過去的情事，也會很誠重的向她那未婚夫深切的表示懺悔，他並不顧念她的既往。

一九三三年夏於金陵。

風流子無題

勉菴

薰風撲面起。

寒樓月，甚事撥人眠。

楊柳陌頭，碧桃花下，

幾人相待，憔悴堪憐！

漫傷感，玄霜侵曉鏡，錦瑟誤華年。

芳草有情，落花無語，

鬢絲空老，明月難圓！

青鸞沉消息，梨雲長半掩，靜裏娟娟。

知否倚樓人在，

春深杜曲，誰識花鮮！

問啣泥燕子，爲誰忙碌，

曲江堤上，可有題箋？

祇有江州司馬，淚濕襟邊。

集日

佛克

天發亮了。

三喜從他的香甜夢境裏醒轉來，一骨碌就爬起來。當下，先抓抓他那兩條毛茸茸的粗黑的大腿上，被蚊子咬的傷疤，再又本能地開大了嘴巴打個哈欠，才把睡意趕跑，心裏也就清醒過來了。揉揉兩隻乾巴眼睛，看看屋裏，桌椅什物等雖然因為黑暗還有些朦朧，模糊，然而再隔着滿是破窟窿的窗戶望出去，天空已是魚肚色了。他本想再倒下睡一覺，可是還結記着今天的事兒，得要起早的，於是他便用腳踢踢睡在一旁像死豬一樣的他的女人，叫牠：

「醒醒，天不早了。起！」

他的女人翻了個身，也醒了。掙開她那疲倦而充血的眼睛望望她的男人，過一會兒才說：

「去趕集交布麼？」

「啊！」他答應，「起來，把那四塊布包好。我去看看狗子他們，一塊走。」

說着他便溜下炕來，走出院裏去。院裏冷清清的。七月裏晚夏的早晨空氣是涼爽的。抬頭望望天，魚鱗似的碎塊的白雲，襯在東方發紅的光彩裏，織成了美麗的自然圖案，早晨的一陣陣的涼風吹得光着膀子的三喜縮縮頭。

「又快冷了，他媽的！」他嘴裏咕嚕着。

開了街門，走出去。街上還是靜靜的呢。兩隻野狗在他的門邊柴堆旁，還捲着身子做夢，聽見三喜開門的響聲，驚醒了，抬頭望望三喜，便又仰頭睡了。

「他媽的，還不如個狗！」想着方才自己不顧起身的情形，如今看見這兩隻狗醒了又睡下，他有些難受了，不自覺地又一句「他媽的！」這是他的一句口頭語。

這時，他走過路南的一個毛廁裏，撒泡尿出來，一面結着褲腰帶，一面伸着脖子順街往西望。一會兒，在那邊由一個小門裏，走出一個和三喜的打扮和神氣差不多的光膀子赤着腳的，結實而年青的小夥子來。

「啊，狗子，你才起？」他喊叫着那小夥子。「夜裏又和你媳婦××來，起這麼晚！你這小子，色鬼，哈哈……」

狗子笑了。可是只能看見他的裂着的嘴巴，却聽不到笑聲。

年青人到一塊兒是愛開玩笑的。說着兩人便湊到一堆兒去，狗子伸手要揪三喜的腦袋，可是他敵不過三喜，反被三喜把他兩隻手給扭着了。

「三喜，你不用鬧，一會我去告訴三喜嫂子，叫她永不理你。」

『揍你！』二話不說，三喜照着狗子的胸膛就是一拳。

啊……，三喜哥！不和你鬧了。」狗子被扭着低下頭去，『說正經的，咱們今天早些去赶集吧。』

三喜這才把狗子放開，勝利地笑了。狗子還說赶集的事：

『若不早些去，他又不給國光牌的線，三羊牌的多難織！』

『對！早些去。我前一機子就是織的三羊牌，真難織，費力不討好，他媽的！』

『可是，三喜你知道爲什麼他們不願給國光牌呢？就是上集我才聽說，國光牌是天津出的，三羊牌是日本來的。他們就又圖了便宜，買進許多三羊牌。可是他們圖便宜不要緊，可苦了咱們織着費事了，還有，他們就忘了是日本貨呀！』

狗子越說越奮慨了，半天三喜才言聲：

『啊！你這小孩子倒愛國呢？』

『愛國？哼，老爺如像張學良有那些兵，準不會他一樣，那才是男子漢！』

『算了吧，狗子，』三喜打住狗子的話，『還是快去預備預備，我們趕集去吧。愛國也得吃飯，今天支回幾塊工錢來頂要緊！』

『好，那麼咱們不吃早飯，就走？我先去借個扁担，揹着叫二黑子一塊去，回頭我們來找你吧。』

『好！』

於是兩人說停當之後，狗子就去借扁担，三喜就進家來了。

這時，三喜的女人已早就起來了。她還記着那次三喜去赶集，爲在鎮上吃了一頓飯，而花去了織半塊洋布才掙來的好些錢，心痛得回家來就在他身上撒沒好氣的那回事，所以今早她起來之後，沒顧得梳洗——實話，鄉下女人對於梳洗是不十分必須的——也沒空兒去喂他那週歲的孩子，便坐在灶門跟前，來點火作飯了。

三喜一進來，就見滿屋弄得烟氣烘烘地，裏屋裏孩子像殺豬似地嚎叫，于是他便站在門檻上，像吆喝牲口一樣喊他媳婦：

『聽不見屋裏孩子叫麼？快去喂他吧！』他這樣叫喊並非因爲是生氣，不過使他女人注意就是了。接着他便和緩地說：『不用點火了。才跟狗子說好，我們一清早就去赶集，不用做飯了。不然去晚了，又拿不着好線。你看才織成這一機子布多費事。可是拿不到線還不要緊，他們的脾氣有什麼理兒，等他們一忙活，說不支給工錢就不支的。』

這樣說着，他便走進西頭屋裏那間織布的機房裏去，可是他女人這時還追問着他說：

『不是你說鎮上吃飯花錢多麼？』

『昨兒的餅不是還有剩的麼，拿着兩塊當作乾糧就行了。』三喜在機房裏答話。

他女人這才放了心，把灶裏的火弄滅，起身來拍拍身上頭上的灰土，也就喂孩子去了。

暫時靜默。

可是不一會兒，大門響，是狗子進來了。

「三喜哥，走吧！」

三喜剛包好那兩個洋布包袱。一聽狗子在院裏喊，便跑了出來。

「來了，二黑子呢？好，就走，就走。屋裏來等等我吧。」

「二黑子在後頭，也許他先頭裏走。」狗子便把他的擔子放在院裏，跟三喜進來。

「三喜嫂好？」狗子一進屋來，看見三喜的女人，就嘻皮笑臉地問候。這種問候固然沒有絲毫誠意，但也沒有如體面人們一樣的客氣的酸味，這只不過是口頭一句話而已。

「狗子，吃過飯了？坐吧！」可是沒等三喜嫂說完，狗子他早就一屁股坐在炕上了。

三喜這時從門道後的一個紫紅油漆的小櫃子裏取出一個小包袱，裏面是他的那幾件省着的寶貝衣服。

「啊，三喜哥，幹麼，還換衣裳麼？你這傢伙，真是臭美，還要樣子呢。」狗子見三喜拿出那件包袱，猜準他是要裝修一下，「你看我。還是這樣，光熟了腳鴨子，穿上襪子怪他媽別扭。衣裳換換也是一樣破，我不要樣子。」

「可是趕集不比在家裏，鎮上什麼人沒有？叫人家看着翻白眼多不好。」這是三喜嫂子的話。

「啊，還是我們的三喜嫂會痛三喜哥，哈哈！」

狗子這一笑反倒使三喜兩口子不好意思起來。

「你這小兒！」三喜瞪狗子一眼。

其實狗子也並不是存心取笑，只不過是打個哈哈而已。至於三喜呢，他也非什麼要樣子，他是除非遇到什麼喜慶事才肯換上他這套行頭的。是在昨天和自己媳婦計算着家常，說這次該支多少工錢，盡是幹麼花，餘下的怎麼貯存，因此便覺着自己的日子，慢慢地就會發達起來，——像後街李小子，張六家不都是織布擰手工發家的麼——於是便在他腦子裏開了一朵鮮艷的花，他樂了，便叫他媳婦把那套行頭找出，預備今天趕集穿。

一會兒，穿戴好了。可是是什麼好行頭呢，由頭上看起來吧。黑黢黢的圓腦袋，他那頂發了霉的草摺子尖頂草帽還放在炕上沒載着。穿的呢是一身毛藍褲褂，洗得乾乾淨淨的，可是因為下水次數太多，都已發白了。脚上已穿好了一雙黑線洋襪子，一雙皂布鞋像兩隻大魚。

「嚇！三喜哥，這一裝修，漂亮多了，三喜嫂，好看，新郎官一樣？」

「走吧，你這傢伙。」三喜被狗子說的怪難為情，可是心裏樂得怪癢癢的。說着他便拉起狗子來。

這時，睡在炕一頭的三喜那五歲的兒子，給吵醒了。睜大了眼，見他爸爸已穿好新衣服，於是就裂着大嘴喊：

「爹，給我買大火燒捲熟肉，爹！」

三喜對他的孩子總是和氣的，而且時常是趕集要給孩子買回些吃食來，雖說只不過幾塊糖或幾粒花生仁，可是孩子是要歡喜得叫跳着叫爹的。

今天三喜更歡喜，所以孩子一說，他便連聲地答應：「啊，啊！」

這時狗子已走在前頭，到院裏挑起他那洋布擔子前頭走，隨後三喜也就由機房裏挑出他那担子，草帽已戴在頭上，兩人便走出大門了。

「等一等，你們等一等！」

他倆還沒走多遠，就聽後面三喜的女人喊，他們只好停下，就看三喜懷中抱着那小孩子追來了。

「幹麼，有什麼事？」三喜問。

「你不是說帶着兩塊餅嗎？」說着她便把手裏的兩張紫紅如豬肝的高梁麵餅遞給三喜。

「拿這個幹麼，咱們集上又沒多少事，交完布支了工錢等不到正午就翻回來了，不用帶了吧？」這是狗子的建議。

「啊——，也好，那麼你拿回去吧，不帶了。」

「可是，交了布支回工錢時，可別忘記買幾尺花布，還買二斤棉花，咱們去年收下的不是都賣光麼？眼看就到秋天了，孩子大人的衣裳得早些操辦呀。」三喜嫂說到這裏，稍停一會，又說：「還有，機子上一個齒輪子不是早就該換麼，還有梭子也該買兩個，還有……」

三喜一聽又是買這買那，于是不等他女人說完，就喊：

「算了，算了！一去赶集就是這些勾當，不用說了，到集上再看吧。反正支下手工都好說。」

這樣一面說着，他就和狗子走了。一會兒就拐了彎兒

。他們剛一出村，就看前頭大路上，二黑子和一羣別的趕集的人們一路走，他倆追上去，也就加入了這一夥裏，大家說說笑笑地便上路了。

馬家橋是這一縣裏頂大的一個市鎮，全鎮不下二千餘戶人家。每月逢一，六的日子，便是這鎮上的集日。近年來因為這縣裏織洋布的越多，所以在這鎮上，不多幾年便繼續設立了許多專以布線為生意的商號，這樣更是增加了馬家橋的繁榮了。所以一到集日的時候，二三十里的周圍的村落裏的人們，都跑到這裏來，幾條平日十分冷落的大街小巷都會驟形熱鬧起來，由日出直到黃昏，整整忙活一天。

今天是七月十六，又逢集日了。所以到了這太陽多高，吃過早飯的時候，村裏又被那一羣一夥的趕集的人給熱鬧起來了。十字街是頂熱鬧的地方。街道兩旁擺滿各種小販攤子，每個舖子的櫃台上忙碌着全體學徒們……

三喜他們那一行人，因為得要走十幾里路，所以這時他們剛進村。

因為三喜，狗子和二黑子三個人只顧說話，進村時就被別人丟在後頭，所以等他們走到十字街，他們的同伴們早已漸漸消失在嘈雜的人羣中了。

他三人還往前走。一會兒，轉個灣，便走進這條比較清淨一點的街道來。看見前面那個牆上掛着一個橫木牌子的黑漆大門，這便是他們要交布的那家名叫「興隆布線莊」

的商號。他們進去了。

進了大門，轉過屏風，再有一個二門，裏面便是「三合頭」的青山似的院落了。

院裏修理得非常整潔，顯得亮光光的四樞還有個鮮紅的邊沿，油漆得通紅的窗戶滿是大玻璃……，牆角下，窗台前還種着各色各樣的叫不上名子來的美麗的花草，尤其在台階上的一對細瓷花盆裏的仙人拳長得胖胖的，綠得發亮。……這真不怨三喜他們眼皮薄，趕集倒去要和人們講道着掌櫃的先生闊綽福氣呢。

因為三喜他們來的早，所以這時院裏還沒別處交布來的，這不由得叫他們心裏先鬆一下。

「三喜，咱們今天算早了，國光牌的線！」等他們把担子放在地上，狗子就這樣在三喜跟前，說了一句。

北屋的兩個學徒，見他們來了，便跑出來招呼：

「啊，三喜，你們早班兒啦！先等等吧。」他兩人這樣說着，便去東屋開門，在屋裏拾出幾塊鋪板，又拿出兩個板凳，就靠東牆房陰涼裏，搭好一個案子，再用一塊白布罩在上面，這樣便只等掌櫃先生來驗貨色了。

等有抽袋烟的工夫，掌櫃先生才從上房裏走出來，是送一位穿灰色綢子大衫的體面客人。和那位瘦小的體面客人相形之下，他簡直像個肉球，一歪一楞地向前滾。

三喜他們，還有那兩個學徒，見了掌櫃就如耗子見了貓，都死死地站在那兒，只是眼睛跟着掌櫃和那瘦臉體面客人向前移動。二黑子則因為才來這家織手工，還很生疏，所以見了掌櫃，他就向狗子身後躲。

可是狗子這傢伙天生的不在乎脾氣，雖然見了掌櫃也有些戒心，但不像二黑子那樣不敢見人，所以等掌櫃先生走到跟前時，他便這樣謙恭地招呼着：

「啊，石掌櫃！」

可是掌櫃先生不理這嗆兒，只顧跟那瘦臉客人說笑着走了過去。這真叫狗子怪別扭地，像放了氣的皮帶似地沒了勁。三喜翻了他一眼。

一會兒，石掌櫃的送客人回來了。進院來先把三喜他們的混身上下看個到，才說話。

「來了麼，你們？」

口調是這樣死板。神氣非常儼然。他說過後，便走到搭好的那案板跟前，胖臉上的兩隻爛爛然的眼睛向兩個學徒一掃，學徒便領會了石掌櫃的意思，就叫三喜：

「把布拿上來！」

三喜巴不得趕快驗他的布，所以這時便立刻把包袱拿上來，放在案板上，順手又把包袱解開。

這便該顯示石掌櫃的本領了。他先把那兩疋布大概過一目，再來從頭起一面一面地察驗一遍——用手摸摸，提起來向天空照照，再用手掀起一尺多，抖索抖索，即使發現一根線上有針尖大的一個黑點，也便要端詳半天。這真比一個西醫診察一個病人時，又聽肺臟又看嘴臉的時候費事得多！因為這正是掌櫃先生的他人不及處呢。由此本領，他便可知貨色如何，應給多少手工錢，將來可以賣出賺多少錢。

可是這個，三喜他們可真受不起啊。當掌櫃先生這樣

詳細驗察時，心裏真像給吊起來一樣，兩隻眼睛得要一刻不離掌櫃先生的神色和手脚。耳朵也使出牠的聽覺的全部力量，單聽掌櫃先生開口。

可是掌櫃不言聲，三喜反而沉不住氣了：「石掌櫃，你放心，不用看，沒有毛病的。不是一時半時的，我的活兒您還不知道麼？」

掌櫃當然不會信這一套的。哼都不哼地還只顧看那貨色。後來把兩疋布都看完了，像三喜織布的手藝，在自己村子裏數一數二，當然是不會挑出一個跳線的毛病的。可是驗布的手續還不能算完，石掌櫃再用尺子量量寬仄，還要用他那一雙有經驗的手，估量一下每一疋布的分量，看是夠不夠，一匹布是有一個分量的，他們的手就是秤。稱量之後，哈，掌櫃可有話了。可是在未說之先，還要用尺子量量：

「三喜，這可不行啊！」說着拿尺子指着洋布叫三喜看，「你看，這是多寬，二尺五的面子，這是多少？」

三喜可傻了，連站在一旁看了半天的狗子和二黑子也替三喜捏一把汗。因為一塊布如若被掌櫃挑出毛病不收時，就得把這塊布歸了織布的，另外再叫他自己買線，織來補償，這樣一來，織壞的布即便或可賣出也得補上多少錢，買線另織呢更得掏一筆本錢，所以織布的最怕這。

至于掌櫃先生們呢，可就專意思找個岔兒，吹毛求疵地挑毛病。不過他這也並非是個個讓織手工的補償，他是想挑出毛病之後，故作威嚇，而減扣手工錢的。

可是三喜呢，因為織的日子也很久了，而且織的又好

又不怎麼「賺線」，所以掌櫃先生對他還不錯，織來的布交不上的時候很少，可是扣手工也不是少有的事。

今天呢，石掌櫃在那端詳半天，見三喜的布成了三五分，就有理了，還沒等三喜的話吐出口，他又把那一匹布用手顛量着說：

「三喜，你看，這差多少，夠分量麼？」

「石掌櫃，你還不知道我麼，我是不會「賺線」的。這個麼，這個是……」

可是掌櫃沒讓三喜再說下去，就把那兩匹布放在一邊：「好，你不用再說了。狗子，二黑子，拿你倆個的來！」雖說情勢很可耽心，可是掌櫃先生並沒生大氣，三喜估量着是不會不收的，所以只得不再生說。

接着就驗着狗子的布了，還是照樣翻查。可是沒翻過幾面，白布上有幾塊黃色的被水弄憐的斑痕被發現了。

「啊？這是什麼？」掌櫃聲色俱厲了，質問狗子，「你看這一塊塊的髒！」

就因為狗子這傢伙的天性不在乎，所以掌櫃先生着了急，他還只是裂着嘴吃吃地笑。

「石掌櫃，你老……哈哈……不用着急……這個，啊……是流的汗呢……哈哈。」

他這種嬉皮笑臉的樣子，真有些損傷掌櫃先生的尊嚴，所以掌櫃越氣了！

「什麼，汗？用布在這上邊擦麼？」

「用布擦汗，啊，這我可不敢？石掌櫃，這塊布是上兩集織成的，那幾大，夠多熱！坐在那麼個小屋子裏不停

手脚，能會不出汗麼？……」

「可是，誰管着你出汗，出了汗就擦在布上麼？」
掌櫃見他分辯，不等他說完，又睜着眼提高嗓子喊。
可是狗子不慌不忙，還只是說：

「……是頭上的汗珠子，一下流滴在這布上了，再着急用手一摸，啊，幹了。就弄了這幾塊餅。石掌櫃。你想，真若用布擦汗。像我這黑鍋底子的臉。布還能要麼？我也真不敢啊。」

狗子沒說完，掌櫃也沒再說什麼。不過在他心裏早有盤算了。

驗完狗子的布，再驗二黑子的。二黑子是新織手工，所以掌櫃看完他的布也沒說什麼。

這樣，他們三人的布算驗完了。石掌櫃也就走入上房去。可是三喜他們怎麼辦呢？交來的布都被挑出毛病，可是要不要呢？再者還要支手工還要拿線，所以他們三人互相呆視半天，後來又是狗子的主意，他們也跟着進上房去。

「石掌櫃，怎麼着？支給我們些手工吧。」進屋來，看掌櫃先生和那寫賬的先生說話，狗子就開口了。可是掌櫃先生還是那付儼然神色。

「支手工？下集再說吧。今天你們這幾匹布可交代不了；……」

這句話真像一個霹靂，三喜實在再忍不住了！

「啊，石掌櫃，你先生還不知道麼，我……」

「可是你那布差五分，分量上就多了，這叫我有什麼法？狗子那布，都繅成那樣，本來洋布行市現在就非常

不好，不過若是不再給你們織，又對不住你們，所以我們只好忍痛維持着，可是你們就這樣，分量不夠誰還要，再者這洋布本是買一個乾淨皮兒，那麼繅。叫我們替你們賠上麼？我們也是幾分利使錢來做買賣啊！」

這一下子。引逗掌櫃先生這一篇話。說得八面玲瓏。真叫三喜他們那幾張笨嘴沒的說，那麼只有哀求了：

「石掌櫃，將就些吧。我們這掙手工的那有力量賠一匹？看面子，將就這一會吧，下次都是頂好的貨。」

三個人真像求菩薩一樣，只請掌櫃將就這一次。最後，是那寫賬先生出頭了，他說：

「好，你們不用再說了，本來這布真難交代，沒法子，就先交上，下次可再不照例了！」寫賬先生也一樣會說，有剛有柔，「可是有一條，這回的每疋扣三毛手工錢！」

這雖說也是個震耳的雷，但比那霹靂好的多了，三喜他們雖說肉痛，但只好如此依從。

「那麼，石掌櫃，就支給我們些手工吧。再拿幾塊線。」

「可是這一集只許一人至多支兩塊錢，並且今天的手工又抽到五毛錢了。」

一個霹靂震不死三喜他們，緊接又是一個，一人只準至多支兩元，而且手工由七毛抽到五毛了！三喜他們這時已被接連的幾個霹靂震得雖然沒死，也昏迷了。他們只好呆呆地相望着，誰可有什麼法兒？抽到一毛錢也得算數，不然你就會馬上關餓荒。可是狗子這小兒子不放心，還要問問：

「怎麼，石掌櫃？怎麼又抽手工呢？」

「怎麼嗎？現在織好的布沒有銷路，可是不再給人們拿線又不成，所以只好抽手工。」

布沒有銷路就抽手工，可是存貨的屋裏子誰又見有餘貨呢？這真怪！

三喜他們算是鬥不了掌櫃先生，所以這時都一言不發，等寫賬先生開開錢櫃，拿出賬本子，給數錢了。

「三喜，你舊存二元八毛，支給你三匹，二元一毛。合今天的尙存大洋九毛。狗子舊二元四毛五分，今也支二元一毛吧。二黑子呢下集再說。」

這頂二黑子倒霉，又遇着抽手工，又不支給現錢。可是這傢伙始終不言聲。

支完手工，錢拿到手，便又去東屋貨房裏拿線了。那兩個學徒還在那裏等着呢。

「三喜，你們今天一人拿兩塊線吧。貨不多了。」

三喜他們本想多拿，可是一看呢，又是三羊牌。

「怎麼，只是這個麼？」

「啊，國光牌早已不來了。」

這又是一個別扭，可是不拿就沒的織，沒的織就不能掙那五毛錢手工。將來吧，他們只好一人包了兩塊線。兩塊線織一匹布。

直到這時，交布的車才算清了。這也把三個小夥子弄得夠受了，把各人的担子弄好，像被赦的罪犯逃出了「興隆布線莊」的黑漆大門。

「三喜哥，回家吧，咱們。」狗子這時頂洩氣。

「好，回家，他媽的什麼也不買了！」

「可是我還得到集上給人家捎些零碎，那麼，你倆頭前走吧。」二黑子這時也會說話了。

這樣，三喜，狗子和二黑子分了手，兩人回家了。等一會兒走出村去，找到一個樹涼底下，兩人放下担子歇一會，三喜這時拿出他那兩張高粱餅，給狗子一張，自己一張，一邊吃着一邊談論起方才交布時的許多使人生氣的話。

「三喜哥哥，咱們織了這匹不織他媽的布了？受這樣的氣！」

「可是你不織幹什麼，誰又給你五毛錢呢？」

「織的話，也他媽的要多賺他些線，當好人也是一樣吃虧！你看他媽的差幾分寬就要不收，流幾滴汗也扣錢，那麼熱天，好容易織成一匹布，他媽的只拿到兩毛錢哪！」

「狗子這樣說着，真難受得要打誰一頓或哭一場。」

「狗子，算了吧。反正我們窮人們就得受着。不然誰管你呢？走吧，到家還有好些活兒呢。」

三喜雖說強持鎮靜，可是想起他女人在來趕集前，追着叫買的那些東西，以及自己想着掙手工發家的那事，則更不由得氣奮而難過了。

「唉，窮人們是受罪的腦袋，餓死誰管呢！」

兩人出口長氣，就又担起担子，慢慢地向他們的回家的路上走去了。

詩人的太太

希冷

天還沒亮，床上睡着的女人，輕輕把帳子掀開，想用力睜開眼睛看看東方有些光亮沒有，他輕微的動作，驚破了同床的好夢，他只把身子略動了動，仍然繼續睡着。女人似乎較前更清醒了，一種思維的力量阻止了她的睡意，於是昨晚由電報給予她的消息，又浮動在她的腦海裏。

「下午二時抵S埠」這是昨晚丁博士的電報裏的一句話，由這幾個字送來的消息，使她不能安睡。

丁博士是新從外國歸來的一位愛好藝術的學者，曾經幾年在外國留學，他的畫很受一般西洋人的讚賞，文藝的創作，更受一般青年的歡迎，因此名聲一時。這次來S埠，是他歸國一月後，特來拜訪他最親切的朋友中君的。中君因為是一個擅長於詩的描寫的文人，因此人都叫他「詩人」。

這位詩人並沒有把朋友拜訪他的幸事放在心上，他照樣的安睡。但詩人的太太却很忠實的切記着，「下午二時抵S埠」，她並不十分認識這位丁博士，只讀過他的作品，看見過他寄給她丈夫的照片，雖然只是這樣膚淺的認識，給她的印象却很深。

詩人的太太為怕再因自己的動作，驚醒男人的睡覺，於是安靜的假睡着，一面從照片的印象上推想着丁博士是一個怎樣英俊的青年；一面計劃着怎樣的歡迎他同時幻想了許多他們三個玩在一起的樂趣。

時鐘已響過了六點，照例，詩人起床到花園裏散步，太太跟在他身邊，但也有例外是獨步。今天詩人的太太，却自己留在房裏，沒去陪着她的丈夫作早晨的深呼吸。

她簡直不能安下心度過這半天，費盡腦力去思考怎樣佈置客廳預備茶飯，這是她的習慣。每有和她比較生疏的客人到來，總是要很費斟酌裝飾一番，因此他們的朋友沒有不說她是一位美婦人的，但她並不高興人們對她的這種稱呼，她最喜歡聽人呼她，詩人的太太，她曾經這樣解釋，「我愛中君詩人，所以我願意先提起詩人，再說起我自己。」

當時鐘敲過一點鐘的時候，詩人的太太很自然得意的接着鋼琴，這是她唯一的愛物，每當詩人出門不在家的時候，她就從琴聲裏表現出來的美與溫柔代替着詩人的談話，安慰消磨她寂寞的時光。因為這架鋼琴是她和詩人初戀時唯一的愛物，那時候，她還在某中學讀書，詩人因為他先人遺傳給他的病魔，在他的血脈中流動，雖然還只是

在中學讀書的青年，但因了體弱而退學，每天就在他的樓房上玩玩提琴，讀些古今名人大作與詩詞來消遣他大好的時光，有時陪了她的母親到花園裏走走，在物質方面，他承受了他先人遺留下的一筆產業，倒很能滿足他的慾望，但在精神方面，却時常感到不能滿足希求的痛苦，只有一個兩鬢蒼白的母親，在他孤寂的心靈上一點得不到什麼快樂與安慰，但這位聰慧的青年，在苦悶的生活裏，並沒頹唐沉落，他以寫作爲他唯一的安慰，這樣把他全副精神寄託在他的寫作興味上，後來的成功，也許可說是環境的造就，他和這位現在的太太相識就在那時候。

一次詩人的作品被登在某刊上，是篇動人的東西，一位在某校讀書的女士讀過這篇文字，觸動了她孱弱的心靈，她幾乎成了追求這位詩人的狂者。一天，這位女士到她的朋友家去，她因爲有不肯告人的另一種心懷，並許多夢幻擾亂着她的思想，臉上總是現出令人不能解的愁容，這次來會朋友，依然是情緒不佳的隨便談着，偶然一陣幽雅的琴聲，從距離不到一里的地方傳來，音波被風的吹送，更清淅的傳入耳裏，驚破了她昏迷的靈魂的畫夢，不由的現出了奇異的神色，很自然的問道：「這是誰家的小姐彈出的歌曲？」

「那不是小姐，是中君詩人的情波又借琴聲傳送出來了，這真是一位天才藝人，新近發表的一篇文章，在某刊上，你沒看到？」

「看過了，就是這位先生的！」她驚異的問，心房的跳動加緊了些，她從朋友那裏聽到些關於詩人的話，更使

詩人的太太

她逃不出對於詩人追逐的潮湧。不久，這位敏捷的女士寫了首詩給中君先生，這位詩人很漂亮的寫一首答某人的詩登在某刊上，這樣借詩傳送雙方的心懷，總有半年的功夫，末後由於雙方的了解與要求，就約定在中君的樓上見面，他們度了長期的戀愛生活，最後，在中君的母親離世半年後，他倆就舉行了結婚的儀式，那架鋼琴就是中君給她愛人的聘禮。

「我們把這個曲子奏完就去車站，不算晚吧？」中君問。

「現在幾點鐘，有十分鐘可到車站，不算晚。」他們把全副的精神用在歌曲上表現出他們藝術的天才與精神的美，漸漸琴聲低沉，停頓。於是準備着出發，詩人的太太更着急的恨不能立時到車站。

當他們到站時，兩點鐘的車正巧開到，他們夫婦在人羣中鑽動顯露着急切地在尋找什麼，他們的行動令人奇怪。下車的客人差不多走清了，車子又快繼續向前開，他們還沒找着了博士，倆人都失望的呆立着。後來中君說：「也許我們沒看着，他已下車到我們家去了。」於是又拖了熱望登車跑回家去。

歸來又是失望並沒任何人到來，詩人只說也許是晚一天再來，因此又安下心去過他的生活，但是太太並不這樣容易，比較上午更心懣，她簡直不能安頓她心的浮動。

到晚飯的時候，詩人的太太無精神的陪着詩人吃飯，在她腦裏一幕幕的似夢都成了泡影，給予她莫大的失望，詩人却很安詳的。他自從他們初戀時便開始寫一部歌頌人

生的小說，直到現在仍未成功，因此他整日裏把心放在工作上。他時常這樣想，爲什麼在我戀愛的生活中不能寫出像從前那樣有生氣的東西，我太不努力了，所以他把一切生活都很藝術的觀察描寫，充實他的寫作的生命力，但是成績給他太失望，此時兩人各有所懷，詩人的苦惱，不祇於他的太太，不過不是爲了朋友沒到，他們彼此沉默着用飯，誰也沒感問對方的心情，最使詩人奇怪的是往日的太太並不像今天這樣冰冷的愁容相對。

「有客人來了！」女僕進來這樣說。

「誰！是不是丁博士？你快去看看！」太太急意着說，詩人態度很溫存的出去，果然，從他們的說話，太太已知道是丁博士到來，很快的跑去，他們高興的踏進客廳，他們沉默的晚飯一變爲熱鬧的宴會。

丁博士是最善於言辭的，又加上漂亮的喉音，更現出動人的奇美，詩人的太太因爲要聽這位談話如音樂那樣美的博士的談話，所以不住的問，談了些國內外詩畫，及最近有什麼名著，她的靈敏的態度洒脱的談話，簡直畫家也不願他們的話停止。詩人很文雅的和沙發上微笑的看他的太太和丁博士談話。

院子裏漸漸現出銀樣的光亮，詩人的靈魂從燈光下的歡樂轉入窗外月下景裏去享受快樂。

這正是中秋的夜晚，月光頗帶寒意。

「中君像是有些倦意」，丁博士見到詩人向着窗外遠望，於是把話轉向詩人來說：「呵！我帶來一點小禮物送你們夫婦玩玩，忘記先給你們看哩！」

「什麼東西？快拿來，是這個大包子嗎？」詩人的太太很不客氣的自己取來，她說：「這一定是張畫吧？真好極了！」

她很快的把包子打開，果然是一張油畫，她拿着畫走到詩人的身邊，怎樣我們把畫擺在桌上看。

「你看這位女郎獨自站在廣大的沙灘上，像是依戀着廣漠的海邊，多麼自然！」詩人的太太這樣說。

「真是一篇黃昏的寫照，含了詩的意味又點綴了女郎婆娑的倩影，美呀！誰能形容牠！」詩人自語。

「中君，這是小弟最近的作品，你當嚴厲的批評，你也寫詩來表現牠的美，供我們鑑賞不好嗎？」

怕我的筆力寫不出來，但是我也願意寫寫，作品就是作家情感的流露，藝術雖不一定每個人都有創作的力量，但至少，也要有鑑賞的能力，能了解牠深刻的意義，我看見許多人批評一種東西，完全依了形式的客觀條件，合乎一般人的眼光，就說牠是好的藝術，這未免表現得自己意識太低級了，我們這張畫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也難得到一般人的稱讚，然而牠確實具有極深的人生意義，自然的寫真。」

他們的談話漸轉移到超脫的意境，詩人的太太，是一個很有鑑賞能力的女人，所以三個人的談話非常感興趣，窗外明月當空，他們出了壯嚴的客廳向着花園慢步，他們的詩興更增高，詩人仍懷念着他久努力的那篇作品，因此他和他們的談話隔斷，獨自坐在一塊柳下青石上沉思，現出了懷疑的神色。

詩人的太太和丁博士順着小路前進，走到落葉堆積的樹林裏，月光從疎枝的空隙間透過來，如白紗一般披在每個人的身上，他們不住的走，又時常停住，談些外國名人的詩，歌曲，這些都是詩人的太太最愛談的東西。

他們在園子裏走，漸漸又繞到客廳的門前，「我們進去彈個琴不好嗎？」丁博士說，詩人的太太並沒反對，他們在月影波動的客廳裏奏起音樂。

詩人因為他的著作不成功，極力用理智壓了惰性的衝動不灰心的努力，單獨在那裏坐了一陣，又獨自散步，這是他的慣性，無論有怎樣親近的朋友來，他都是冷淡的相待，他從來不會像一般人那樣應酬，他慢慢地走着，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這種慣聽的歌曲開始在空中飄動着，他隨着音律進行，不知道一種什麼力量把他牽引到客廳的窗前，從紗窗射入的月光中閃動着兩個黑影，提琴合着鋼琴的音律，和譜歌曲中充滿了濃厚的人生意味。

詩人在窗前散步，一種懷疑的力量牽住了他的進行，他徘徊着像思索什麼，一陣陣的酸意流注他的心內。

房子裏的音樂停止了，聽不到什麼談話的聲音，詩人凝視着紗窗，並看不到什麼，只是一條條的月光中現出一團黑影。

夜色靜悄悄地籠罩着宇宙，西風吹透了着身的薄衫，一陣陣從來未感受過的另種意味湧進他的腦裏，他想跳進房裏把他的女人抱住，又恐怕自己的行動卑劣，污辱了天真的女人，他懷疑起自己的這種思想，的確比他的女人污濁，雖然他時常會痛恨自己的自私，但終歸被私心拖到懷疑失望的苦悶中。「人生」兩個字又現在他的腦裏，多波折方能美滿人生，偶然間的感覺，他似乎又抓住了生命的意義，他在窗前往還的踱着，悲哀的歌曲充滿了他的生命，他在孤獨苦悶的生活中曾歌出驚人的創作，現在他一點感不到快樂，他又在悲哀的曲中進行。

鬼

誠文

院子是三進，我們就住在最後的一層，地點比較寬大而高爽些兒，窗子外又有幾株像傘蓋一般的樹，雖則時候駛進了夏季，只要一走進我們這房子裏，就不覺得會熱，久坐一會，也許能感覺清涼的意味。

初搬到這屋子，還是一個春天，記得曾下過幾次雪。北地的氣候，真有點神秘？三月裏底天氣，還沒有感到絲絲的春意。假使這時在我們南方，那就好玩得多了。春光融融，春色撩人，玫瑰花兒開着，芙蓉花兒也開着，大地一切，陶醉在這溫柔的春光裏！

唉！可惜這樣美麗的景色，沒有法兒回去賞玩一下，偏偏要住在這花卉凋零的北地，尤其是晚上要睡在冷得像冰窖一般的房子裏，真夠受呢！身上雖則把厚重的棉被裹得緊緊的，但是還抵抗不住嚴重的寒冷。房內懸着像鬼火一般的電燈，閃着一粒黃色的光芒，越覺得這房子黯淡可怕，現在連紙糊的窗戶，也給風刮破了。同伴有一個神經過敏的，他說：「這房子大陰沉了，一定有鬼藏在這裏，並且不是少數，我們長住下去，自然會看到鬼出現」，接着他又說了自己小時候曾被鬼迷過，鬼叫的聲音很淒慘，鬼會變化，會敲人的竹槓，也會向人綁票嚇詐，又會向

異性吊膀子，索錢用，放賴：總之鬼是極可怕的！

聽了這些荒誕絕倫的妙論，我覺得他淺薄幼稚得好笑。年青的人，生活是有興味的，一天只要有兩個麵包，把肚子塞飽了，以外就會鬧出一些很平凡的笑話，給人興味着。比方分明說鬼是可怕的，可是夜晚睡覺的時候，又歡喜講一些關於鬼的故事，或者在講到最緊張最嚴重的階段，猛然把眼一瞪，手一指，口裏怪叫一聲「來了」，把旁聽的人嚇了一跳，至少大家也爲着他這一嚇笑出眼淚來。這玩意兒，天天玩着，到現在，還是照例。他們一半覺得這是一種有刺戟性的單調娛樂，一半以爲我年紀最輕，膽子小，會害怕。其實這又算得什麼，說得上害怕嗎！鬼是空幻的，縱然有鬼，也是人的變象，人的縮影，我不怕人，更不用怕鬼！

不過一說起鬼，我又會想起我那位專愛講鬼的堂伯父來，他現在也許是六十多歲的人了，面龐長得很慈祥的，在前清會得過秀才的功名，八股文章自然做得很好，可惜他的命運，是帶着灰黑色素的，才青得一稔，就停止了科舉，他一肚子八股文章，也就變成了無用的廢物。這樣一來，祇氣得他成天坐在房子裏，足不出戶。一部聊齋誌異

，就是他唯一的娛樂品。他請鬼的本領，就是在這部書裏學來的。春天或者夏天的晚上，月亮懶洋洋地透出半個面孔，大地浴在她銀灰色的光芒裏，大姊，姑母，瑩姊，敏弟，大家吃了飯，照例坐在阳台上乘涼，靜候着那位伯父來講鬼的故事。他往往從容不迫地，有根有葉，說的像煞有介事。有時說到了女鬼，又是什麼「蛾眉皓齒，媚態可掬，鶯聲鶯嘯，倩影雙雙」一遍掉文，一遍搖頭閉目，做出許多怪醜的姿態。瑩姊曾爲這怪樣子笑得倒在姑母的懷裏叫肚子疼，我呢，細細地聽下去，反覺得他的談鋒雄健具有講鬼的天才。

這一切都是過去的事情，偶然聽到同伴講鬼，便不知不覺的會想起他來。過去，我還是個很活潑的小孩子，在父母的懷抱裏生活着，環境是美滿的，心情是快樂的，簡

直不曉得這茫茫人海，有許多辛酸，悲哀痛苦的存在！現在我雖則沒有完全長成，大人的模型，但也不能說我還是十足的小孩，至少總在九扣以上的大人了，況且我在生活方面，早就脫離家庭而獨立了。一年來在流浪浮萍生活中，我他嘗了人生的滋味，受盡社會的虐待，一切都在鄙視着我，嫉忌我，而且想毀滅我。從前我一顆活潑天真的心，已剝滿了無數的創痕，過去的困難，未來的厄運，使我感到無路可走，我想哭，但是沒有眼淚流出來。現在我還怕什麼呢，鬼嗎？過去也有覺得可怕的時候，現在，不但怕，就是比較鬼再厲害再惡毒東西吧，也沒有怕他的心情，這並不是我猛然胆壯了，因爲在某一種創巨痛深之下，使我失掉了向來的感覺！

遊子吟

子良

(一)

線條似的雨絲，
——受了創傷的心的痕印，
點點滴滴的簷溜，
益形襯托出這寂寞的可怕。

(二)

于是有遠鄉遊子在倚窗悵望，
想到了荒蕪了的家園，
呵。

在支持了淒涼的情況中的哥哥頭上白髮不知添上了幾許？

(三)

紅酒綠燈的綺盛筵前，
有着亮晶晶的烏黑眸子姑娘，
然而，

從那瞳孔中我祇有愈加看出了那零亂的家園！

(四)

唉！
我是有着家園歸未得阿！

寄 C 君

宇

C 友：

「人生是多麼奇妙奧秘的一個謎，包含了種種的原素，令人難以揣測不可思議的東西！一個憧憬實現而成爲事實的時候，內心中所表現，所流露出的情調是何等的欣歡與狂喜而徘徊在十字街頭，徬徨莫措，或失望侵襲來時，悲傷苦惱立刻充滿了心田，同時四圍的氣壓又會低降下來，窒悶的呼吸漸漸的流出絕望的淚水慰安已受創傷的靈魂。

在失望後想要重整旗鼓，鼓舞精神奮發前進時，但社會是這樣，環境中的一切又是這樣，脆弱的人只有在生命的巨輪下掙扎。孤獨的性情如似先天的本能，與生俱生，人類中那容許有這些可厭的性格！我以為這樣是表示真摯純淨的象徵！那能隨波逐流地任風濤的播弄。

在靜悄悄的沉默空氣中，追求未來幻想中的憧憬，「憧憬」是煙樣的飄渺空虛，蕩漾在胸海中，只有失望後在悲哀的殘餘裏引起憧憬的再現，那雖然略可慰安憔悴的心靈，可是又重傷了已碎的他，使之頹唐消沉，走向人生最後的歸宿。把悲傷感歎葬埋到墳墓中，永永消沈於痛苦的深淵裏，倒也覺得適宜！」

這是我寄給 S 信中的一段，你說我給她的信裏表現的

有些太無生氣了，好像是近來受了什麼刺激似的，你或猜想我因環境的關係，偶然發出的心聲吧！你若這樣想我也不便加以反駁，也許如此！

你應該記得吧！在兩年前我們與 S 還未分離遠遊的時候，那時的情景，是何等的值得留連！生活是怎樣的湧着，朝日般的活力充實我們每個人的靈魂把我們裝點得如春花怒放，賜與我們春天的溫和和光輝，煞是鮮艷，活潑，如今別來數年，使我們的生活起着重重的波瀾，踏着荆棘走上征途，在廣漠中行旅負起人生的重担。C 你也許記得那一個值得我們紀念的湖畔夜話吧！使我們印象極深在腦海中，永遠的盤據着，那夜的月光分外的皎潔，銀色的光輝，照耀萬籟無聲的大宇宙，月是那般嬌鮮含羞的躲到黑黯黯的叢樹梢頭窺視人間；湖中微波浮蕩，被月色籠罩得非常美麗！那夜我們談話比平常的時間特別的多，現在雖然記不清了，有時恍惚若置身於四圍蒼茫碧水漣漣之湖畔草地上，各人傾吐中心蘊藏的話語，彈出心的深處的曲調，互相諧和着的心曲，引起了心弦的共鳴！振撼着波動空氣每一個份子起了攪動，漸漸的消失于宇宙的一角，那時我們的心情是怎樣的舒適與愉快？時光是過去了，時代的

寄 C 君

巨輪消磨了寶貴的光陰，僅留給我們殘餘的幻夢吧了！人總不能逃脫了環境的支配，使我們各自南北勞燕分飛？那一夜是我們最甜蜜的一剎那事情是這樣的不巧，別後的生活最使我悲傷感到空虛的也許就匍伏在這裏吧！自那次分別後我自己覺到人事的渺茫。

近來因了種種的問題不得不跑到丁埠，又來開始奔波的生活，在途中看到了同車中許多的不同面孔，而帶愁容飽受風寒的氣色，回憶起自己數年飄泊的生涯，引起了我往日的悲哀與煩惱，在這佈滿荊棘的羊腸狹途上尋求最後的辦法或是能減輕此刻的無聊吧？

創 痕

介心

赤裸裸的一顆心，
盡被她刺傷了！
濃血湧泉之流啊！
有誰來承受牠呢？

◎ ◎ ◎

心已遍是創痕，
血已是淋盡，
只有眼裏，
尙泛着——
半滴的熱淚！

一九三三，七，七，脫稿

在這荒涼的丁埠，正適合一個奮興過度正待靜養的倦遊者，蓄蘊銳氣期待着未來的一切，在這一切的希望上接連着向前，繼續着未來的希冀！

我寫這封信，你也許奇怪，不了解我的意思，我並不希望你表同感，只望你在暇時忍着心將牠讀完。在字裏行間也許能知道我現在的生活情況吧，心緒是這樣的潦亂，水波般的起伏着，不能靜心的多寫下去，只好收藏起待到平靜的時候再談吧！

A 寫於黃昏

飛機場拾零

仲良

聽說午後各學校在東關外飛機場開會歡迎孫桐崗先生哩，我也打算着前去參加。可是並不是我也頗熱心於航空救國，說出來有點不大光明，乃是想去看看飛機怎樣翻筋斗而已。也是聽說孫先生開過會後就飛往北平，臨走還要表演一下。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從前的人就這樣說過，何況現在是民國呢？無奈目下救國名目雖多，而我竟找不到個適當的去盡一點責。譬如：唸經救國吧，我又喜歡吃肉；跳舞救國吧，又不曾學過；打拳救國吧，雖學過一套彈腿，可是早就忘了。所以我只得埋頭做我的事，對於救國之道，一概不談起。

閉話少說，歡迎孫桐崗先生去吧。——不，看飛機翻筋斗去吧。

午後兩時許，乃坐車前往，這是我故意遲一點去的，怕在那裏等。抵飛機場時，會已開，孫先生正在演說着。學生真不少，把演說台一層一層圍着，我也數不清有多少層。我站在人羣最後，因距離太遠，孫先生說些什麼，很難聽得清楚。好像有許多時沒人拍掌，我感到這會有點不起勁。可是在我旁邊一位穿黑制服的中學生，大概他也是聽不清，坐在草地上玩哩，這時忽然高興起來，用兩隻手掌拍了幾下，於是引起了一陣掌聲。之後，則孫先生

說話的聲音用力高起來的時候，接着就是一陣掌聲。有點熱鬧起來了！我想這是要歸功於那位不曾聽演講的中學生的。

演說完了，照例是要喊這麼兩下口號。台上面教人喊口號那位先生，嘴上套着個揚聲笛，每喊一句，總是由右邊到左邊搖了個半圓。他以為這樣可使全場的人個個聽到，可是反而使右邊的只聽清了上半句，左邊的人只聽清了下半句，沒一個人聽清了全句，大家不知要喊些什麼，於是就「哇哇……」的亂喊一陣，誰也不知道喊了些什麼。之後，只聽見小孩子們「哇哇……」的聲音了，大概那些中學生覺得了這樣「哇哇……」的沒意思，索性不「哇哇」了。

會開完了，孫王二位先生就去駕飛機，這時個個人好像都高興了一點。飛機在天空裏這麼南北，東西的畫了幾個十字，又繞個圈子，就向北方飛去，到北平去了。心頭感到一點失望，飛機怎樣翻筋斗沒曾看到呀！看別人，也像有點不滿足似的；有幾種這樣的聲音在我耳邊響着：

「就飛走嗎？還不會翻筋斗呢？……」
飛機愈過愈小，大家都在跋步回城，我也乘車返家，執筆記之如上。
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於保定

作家筆名錄

質直

周樹人——魯迅，隋洛文，隨樹森，楮冠。

沈雁冰——茅盾，ZD，玄珠，方璧，賓芬，蒲牢終葵，

沉餘。

郭沫若——麥克昂，坎人，易坎人，鼎堂。

周作人——啓明，豈明，山叔(?)

鄭振鐸——西諒·東生。

葉紹鈞——郢生，聖陶。

沈從文——休芸芸，甲辰，岳煥。

李芾甘——巴金。

胡也頻——沈默。

錢杏邨——阿英。

許地山——落華生。

馮文炳——廢名。

陳源——西澧。

馮叔蘭——馮沅君，沅君，淦女士。

舒慶春——老舍。

付樸——亞東病夫，病夫。

瞿秋白——宋陽，司馬今，易嘉。

黃素蘭——白薇。

黃英——蘆隱女士，蘆隱。

謝婉瑩——冰心女士，冰心。

石汝璧——評梅女士，評梅。

蘇梅——蘇綠漪，雪林。

梁實秋——秋郎。

王魯彥——魯彥。

陳望道——陳雪帆，平沙。

成仿吾——石厚生。

胡愈之——化魯。

沈端先——沈辛白。

章方叙——章依，靳以。

劉復——劉半農。

羅象陶——羅黑芷，黑芷，晉思。

張枕綠——石漱生。

文康——燕北閒人。

顧鳳城——潔梅。

劉國鈞——劉衝如。

歐陽華漢——華漢。

陳啟修——陳豹隱，豹隱，勺水。

費敬仲——沃邱仲子。

樓建南——林南，適夷。

馬彥祥——涅伽，尼一。

袁學易——袁殊，袁立，錢逸波。

繆崇群——終一。

盛沛東——盛子明。

編者的話

文藝是人類在重重束縛的生涯裏，自由發抒情感的一個工具，人既是情感的動物，即每個人皆具有文藝的性靈。然而人的生活，不能離社會而獨立，故情感的形態，往往隨着環境的異同而有區別。在某一個階段裏，社會發生了新的變化，由此變化而表現的一切社會形態，不能適應於人們的生活，便會自然地發出共同的呼聲，這樣的文藝，才是時代的文藝。

本刊在過去幾個月裏，專以研究文藝為職志，向讀者所介紹的一些文字，都是些文藝的散文或詩詞之類，就大體看。也可說是為文藝而文藝，對於社會的生活形態，似乎比較忽略些，結果，在精神方面沒有擔負起時代的使命，在刊物的本身方面，有乾燥，板滯的感覺。

爲了上述的緣故，同時應答讀者的要求，自第二卷第一期起，增加一些關於社會或政治實際問題的客觀作品。本期就這樣的出版了。如『土耳其的復興』，『荷英』，『集日』，等篇，長過八千字的文字，在一期刊出，在本刊尙是創舉。

總而言之，本刊以『青年良友』自負，始終本着這旨

趣做去。以文藝為主體，社會問題的研討次之，篇幅力求擴大，行數也由十八行增至二十五行了。凡在能力範圍內所能辦到的事，無不盡力行之，希望讀者諸君不客氣的予以指教。

河北民聲日報

爲保定唯一敏捷之新聞紙

消息靈通 新聞準確

定價每月洋二角

零售每張洋一分

本刊投稿規約

- 一、本刊歡迎一切關於文藝及社會政治諸問題之文字與圖畫
- 二、譯稿須註明所譯書報之著者姓名及出版年月
- 三、文稿須繕寫清楚（并在稿末註明投稿人姓名及詳細通訊處）
- 四、來稿本刊編輯人得酌量刪改之不願者請先聲明
- 五、來稿經刊載後當酌酬現金或本刊
- 六、來稿揭載後版權仍歸作者所有
- 七、來稿如不揭載概不退還欲寄還原稿須預先聲明並附相當郵票
- 八、來稿請寄保定振興里十四號本社

幽燕半月刊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秦卓菴

發行者 幽燕社
保定振興里十四號
電話一百一十六號

印刷所 益世印刷局
保定大金線胡同
電話二百七十號

代售處 保定各大書局

定價 每季三分
半年六角
全年六角